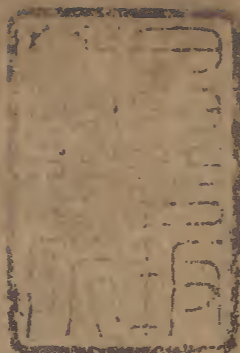


燕臺文選初集



序

			五九一	漢書門
		六〇一		
八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六二		五九一	漢
函			書
二四	八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1
冊數	8 ( 3 )
函號	362 76

共八  
百廿号



書籍

內閣

第三卷

序

贈牛叶應擢河東觀察序

梁清標

朱氏家譜序

王崇簡

會試錄序

胡兆龍

李習之文集序

金之俊

題燕箋序

劉正宗

昌黎誌序

馮銓

觀始集序

吳偉業

漢書

三卷目錄

三卷目錄

孫凱陽集序

李 蔚

同升錄序

金之俊

嶼舫詩序

楊思聖

贈武進士張君序

史大成

贈米吉士序

宋徵輿

宋玉叔詩序

王崇簡

讀蘇武子遺集序

金之俊

清虛道人傳序

戴明說

觀始集自序

魏裔介

送曹侍御出鎮夏州序

陳 爌

岱吟序

傅維鱗

汝寧觀化錄序

戴王綸

且亭秋響序

魏裔介

送姚爾真令南漳序

金之俊

送總憲張公序

王崇簡

詹去矜文稿序

王 鐸

胡蒼恒詩序

薛所蘊

魏石生嶼舫詩序

李 蔚

静怡齋文稿序

陳 曠

送沔縣張令序

金之俊

楊猶龍且亭詩集序

申涵光

通齋詩序

薛所蘊

重修卧龍岡序

戴明說

燕市酒人篇詩序

張縉彥

韻史序

孫昌齡

汝宛課士錄序

戴明說

王近薇春署詩序

魏裔介

梅花詩序

陳 曠

讀尹河南文集序

金之俊

註釋李長吉詩序

戴明說

河南恩拔貢試牘序

張天植

徵音詩集序

丁耀亢

戴代予詩序

張錫懌

漢魏百名家題詞序

何亮功

賦役全書序

戴王綸

燕臺文選

卷三

雲間田茂遇髯淵父選定

吳門宋實穎既庭父叅評

序

贈牛叶應河東觀察序

梁清標

玉立

河南牛君叶應以癸未進士為禮部郎。三年稱職。有詔拜按察司僉事。使備兵河東。河東故宋元昊地。而所駐靈州。則即唐靈武也。其地距京師數千里。最號險遠。無禮樂文物。兵民相雜。俗

獷悍難制。而兵又善譁。官斯地者。往往不勝任。人亦鮮樂就之。牛君之擢也。時方臥病。論者皆言牛君聞命。或益戚。且奈何。晉人胡君韜穎。獨造榻執手賀。且慰勞之曰。君得毋以河東爲憂乎。雖然。毋憂也。假君官近且腴。自度能苛求巧腹以自肥乎。曰不能。能蒙面匿耻。偃僂罄折。持暮夜金以餽要人。邀聲譽取大官乎。曰不能。曰二者不能。卽廉若夷齊治若龔黃。必以罪去。雖近而腴矣。益余往撫寧夏。知其俗強直易感。

動。雖荒塞幸饒魚米足給饗殮。君非貪殘吏。何虞夫險遠。何有夫獷悍哉。牛君矍然起曰。子言是也。于是趨治裝行。同年真定梁子聞之曰。旨哉言乎。是不特爲牛君解也。蓋有合乎君子之道焉。夫天下豐嗇異情。趨舍殊塗。擇利趨便。耽于逸樂者。庸人之操也。澹志約身。務在勲庸者。壯夫之事也。有騏驥於此。騁平坂。伏天閑。而不令周流八極。逸足景靡。則駑馬先之矣。干將古之利器也。徒飾寶玉。錯采繒。而不令水斷蛟龍。

陸剽犀革則鉛刀擬之矣。何者用非其質也。故君子寧舍夷而卽險。棄易而就難。辭豐而居約。不驚險難則志定。志定則守堅。守堅則才奮。才奮則業成。士亦貴自立耳。何地之足論哉。如胡君所云寧夏者。處邊徼。履戎行。逸樂不淆於中。誅求不迫於外。敷德而德昭。集事而事建。固庸夫之所迴步。而君子之所褰裳也。余知牛君才且廉。乃世所稱君子也。君子則安往不宜也。今有人陟牛君於樞要。豐其祿。養盛其車馬。而持

之如束濕薪。俾才智不獲少展。牛君必不以彼易此。然則河東固足爲牛君賀也。且余嘗聞談秦中形勝。輒躍二焉。思欲仗劍入關。躡華嶽。攬黃河。訪咸陽之故墟。吊周秦之遺蹟。而後徧遊諸雄鎮。察其風俗。觀其甲兵。交其豪傑。乃守官史局。鬱二未能也。牛君今且馳熊車。開憲府。蒞其地。巍然稱屏藩焉。一何偉與。余壯牛君之行。爲序送之。因廣胡君所未盡者。牛君必翩然壯心。馳塞上矣。

田髯淵曰源本西京故其氣昌明而結體渾厚

朱氏家譜序

王崇簡 敬哉

士君子之重其身者本之以行祖宗之系廣之以期利物濟人夫人物之繁多踈衆苟有其志方思情有以周之力有以及之退而考其家庭族屬之際吉凶憂喜恒有力不能及情不能周者抑何也豈非康濟之願言之無難而惇敘之美施之易忽耶故人之視瓜瓞之裔無異路人多緣于不知念其祖之所同出大雅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人誠推原祖德雖支分派別



皆其欲慈之子孫。則惇睦之思。油然而興。俗衰教失。士君子因陋遺遠。有問其先世不能道者。則古人之有家譜。豈可忽乎哉。余友朱炳如。負材力學。久困諸生。寇破都城。憤欲一死。獨念先世自有明正統間。以精岐黃術。召來京師。二百餘年之祖澤。不可自我而無述。于是棄舉子學。修先業。以濟人。都門童男女。賴以全活者。不啻數萬。故其家雖中落。而克復振時。愷然以爲此身幸全。使先世之年輩名字。茫然不可考。久而

漸失。何以身爲。乃卽其存譜。而加詳焉。其例備其法嚴。效者生者。比肩接膝。若同堂而處。觀之者。一世百世。如指掌焉。先是炳如二子。旣亡。以兄之仲子爲後。夫爲人後之道。古聖人重言之。使其屬之殊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非強爲之制也。揆之義理。以大本也。世不知道。乃有欲諱其名。或羣然而爭。若有利乎其間者。以聖人繼嗣之大義。爲貪黷之行。尚何倫紀之足云乎。炳如則曉然著其名于譜。使子孫知

為人後之道甚重而不可廢。嗟乎！其施之家者，  
惇叙如此，使其有當世之寄，推其意以康濟人  
物，寧止全活童男女數萬哉？若炳如斯，可謂能  
重其身者矣。間嘗與余論其世，昔狄武襄以不  
妄附梁公之後，士論躋之炳如于其久遠，難知  
者不援以誣先世，其傳于漢也實白。買臣云  
田髯淵曰：涵泳于韓歐諸家，而機杼獨成，無  
一字相襲。百史先生謂步步深進，着着虛引，  
此文之能事庶幾矣。

會試錄後序

胡兆龍 子袞

歲乙未，郡國貢士復當試南宮，則鱗集闕下，以  
埃於是。上命臣兆龍、貳大學士、臣之俊、典厥事。  
陛辭之日，大學士、臣車克、學士、臣麻勒吉傳諭  
臣曰：春官鉅典，關人材，以爾親近儒臣，肆令爾  
往，恪恭乃職，愜朕心，毋或不忒。欽哉！臣拜稽首  
退，竊自維念，臣黜闇下材，伏荷隆恩，獲備員禁  
近，客歲秩宗闕貳，皇上不以臣眚窳，使承其  
乏，未及蒞事，則特命以卿貳秩，仍供職內署。臣

以淺器際鴻遇。如餽盈鼎。恒怵怵虞覆。茲重承  
明命。曷克攸濟。往臣校楚士。黽勉竣役。尚懼弗  
勝。矧進退天下士。能不飲冰。彌甚哉。已又念臣  
文臣。曾乏橫草勲。足當榮寵。今舍文事。奚由竭  
蹶。答覆載。乃與分校。臣內矢心。外矢天神。期單  
厥力。圖稱塞。既撤棘。卽奉旨。以首卷先塵。御覽  
洎錄告成。臣循故事。應綴言簡末。伏見 皇上  
御極以來。文治丕昌。頓八絃以羅譽髦。浹紀於  
茲。挺垓之英。畢登天府。是役也。更嚴以科條。寬

以制額重。以天語是何 皇上闢門之心。彌殷  
且摯。如是哉。士方跼伏草莽。盱衡古今。罔不思  
事。右文主黼黻。盛治乃今。一旦持三日之牘。遇  
臣等二十二人。於模索之中。弋而獲之。遂釋屣  
離。疏拜手。殿陛稱新進。臣此非多士所爲。至幸  
者哉。不寧惟是。又詎非臣等所慶。至幸者哉。顧  
多士亦知 皇上之殷且摯。以求若者何爲也。  
僅曰蜚華。揆藻焜耀。王國云爾。耶。易曰。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天子蓋思治平。甚望賢士大夫。共

襄隆理。故深詔執事。登進材良。甚盛心也。且匪  
今斯今而已。異時士有秀者。列於序。則厚餼食。  
汝又其秀者。貢於畿。則入辟雍。以育汝。三歲而  
大比於郡國。則鹿鳴歌汝。進汝於南宮。拔其尤  
者。以待主上之臨軒。蓋所以養之者。至矣。居無  
何。上者陟金門。次者位郎官。內者分庶司。外者  
膺民社。曾勿逾月。卽官班充。汝所以用之。又奚  
重哉。用之也。重故養之也。裕以周望之也。盛故  
求之也。殷以摯。則嗣茲以往。多士所拜獻其身。

以告猷謨者。爲何等也。臣蓋因是益愈。滋懼也。  
周之進士。歷司徒樂正。以及司馬而進之。王然  
後爵而祿之。其鄭重而用之。有如此。蓋學校不  
飭。則茂士無真才。賢書不嚴。則孝廉無寔學。春  
官之試。蓋九州士教成待官之日也。先此爲俊  
彥。後此爲良佐。介紹而前。以無負命。責在臣。羔  
雉而贄。以無負乃心。責在多士。夫豐城之劍。天  
下之鉛鋒也。必拭之華陰之土。淬之鸕鶿之膏。  
而後可以剗犀革。祀梓榎楠。偉材也。終乎千霄。

乃始乎萌茁。故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蓋言習也。曩者皇上發明諭戒厲學宮。已又申命學臣。俾興行勸禮。多士從州鄙來。亦既習聞作人之化矣。頃之稱貢士。亦既褒然造於鄉矣。而後乃今臣得從而衡量之。故此三日之牘。臣所聞先此而儲之。後此而成之。則非臣所得聞也。臣蓋願多士之重維之也。雖然。臣卽昂敢不與多士矢蓬之心。毋寧竹之筠。則端回之辨也。鴉之音。毋寧鳳之鳴。則正邪之殊也。

潤而砥硃。毋寧類而璠璣。則真僞之區也。迅馳之儻翕。毋寧遲日之澄融。則靜躁之別也。蘿蔓之附依。毋寧松栢之特立。則強靡之分也。臣以此衡士於一旦。而士以此自衡於生平。國家以此養之。十有二年之間。而用之於一日之內。不惟臣懼多士亦愈宜懼矣。以其幸遇進而佩恩。以其懼心退而攷德。使夫所用在所養所望慰。所求自勝其沸心。而厚益之以正志。泊乎功利。而策力於仁義道德之塗。則茲先資之言。或乃

燕臺文選  
渾渾或乃雍雍。或乃諄諄。或乃諤諤。是亦多士  
操觚而進操券而前矣。致忠竭節。靖共爾位。以  
酬天子右文之心。在是役也。臣竊於多士有厚  
期焉。記不云乎。苟利國家。不求富貴。此儒者也。  
豈異人任哉。夫上求之而下漫之。養之平日而  
蹶之崇朝。臣意多士必不其然。是在多士自勵  
乎爾。

魏石生曰。深醇典雅。務根本要旨。義勸勉情  
文曲折。唐之張曲江。明之宋濂。溪唯吾定。委  
足擅兩家之長。

李習之全集序

金之俊 豈凡

李文全集。唐李習之。翱之文。明景泰間。河東邢  
讓手錄抄本。順治二年乙酉。鉅鹿徐子長善。偶  
得之市肆亂帙中。凡一百三首。徐子力學好古。  
喜獲所未睹。遂梓之。而以一編示余。余讀而爲  
之序曰。余生平愛慕翱之爲文。不減于韓子。惜  
乎其不多見于世。而力學好古之徐子。乃獲睹  
其全于千餘年之後。豈翱之爲文。其業已至。自  
有不可滅沒者。經久而彌著耶。抑徐子好古而

得所趨向。其精專志一。自有以相感相喻。故不期而與其文遇耶。昔韓子云。近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又歐陽子讀李翱文。有云。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甚矣。古人之不妄許人以文。有如韓子。而古人之善讀書。恨不卽與其人生同時。有如歐陽氏哉。翱嘗寄從弟正辭書曰。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

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及余卒業是編。而後知翱之爲文。悉皆仁義之辭。非若後世摘英揆藻。以一藝爭鳴者。比宜乎韓子之許其有得。而歐陽氏讀其爲文。遂有生不同時之歎也。嗚呼。讀茲集者。其亦以仁義之旨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亦不失凡爲古人作者之意。然後可以言讀書。并可以言學文也。已矣。

吳梅村曰。出入歐曾。大家識力。真可上下千

古全于開拓推倒三義矣

喬文衣曰師文百體俱備此又遂以韓李用其筆千載而下當不知誰為歐陽

題燕巖序

劉正宗 憲石

昔人謂詩與世代為升降。余初疑其說。及觀三百篇而後。漢魏晉六朝。以迄唐宋元明。其間醇漓盛衰。又何瞭然若列眉也。蓋嘗深求其故。升降之幾。予時而轉移。升降未嘗不以人。商周選矣。漢承秦火之餘。肇闢文明。大風一歌。直自作祖。嗣是橫汾。繼響蘇李。揚鑣不可謂非運會。近古使然。至于曹氏父子。橫槊握管。而陳思又樂與應。劉徐王董。唱和鼓吹。遂樹建安之幟。典午



以降漸入綺靡江左風流輒數百年弗變大都其始必有一二人如明遠玄暉者以驚才卓識建標莛苑一時作者艷而效之卽成風尚其實非盡時之咎也卽如詩莫盛於唐雖初盛中晚不可相易亦靡不有遁趣之自非沈宋不能融四傑之偏非王孟高岑不能正開元之鵠非太白少陵不能極風雅之美大抵然已若乃宋元積習至明初未改後得空同信陽始有弘正間詩得太倉濟南始有嘉隆間詩卽未足遠追正

始而規模已邁三唐時代匪遙源流可溯顧此轉移之具匪襲取躡至蓋必本之以才充之以學沉之以養服古觀理於習俗波靡外超然玄覽獨持風格寧近樸近拙必不屑逐纖縟以傷大雅斯可登述作之堂而無愧余舊持此論惟坦公先生不鄙夷同異相與商訂數年于茲每見先生爲詩取材灑博立格雄竒遠宗杜陵近軼北地蒼秀突兀浩蕩宏深讀之如躋泰華之高如望溟渤之大嗚呼邇來詩派中竟陵之魔

顏牧極矣。非我坦公起而振之。寧有瘳乎。今先生集其所著各體若干卷付梓。人余不揣卽以平日與先生論詩者爲之序。使天下爲詩者知風雅一道。升降惟人。而取法務正。造詣務純。不可目爲雕蟲小技。苟焉而已也。先生曾富二酉。裕經術。砥躬飭行。儀表羣品。茲且出其生平未殫之蘊。維持世運。當不難易輓近而綦隆。然則扶弊扶衰。豈惟詩哉。豈惟詩哉。

田髯淵日上下數百年間。前學源流。案若爲星先生主持風雅。人望所屬。猶衆山之于泰岱。讀此可以知已。

昌黎縣志序

馮

銓

鹿庵

宇內之奇勝者無如蜀。余覽蜀志見其山川形  
 勢。人物古蹟。未嘗不欣慕焉。言之輒津津不置  
 也。或曰子未從蜀道來。何以知其奇也。曰吾從  
 其人與文而知之。由昔日言則有子雲一輩人。  
 由近日言則有用脩一輩人。即觀今君昌黎令  
 楊公。亦可得蜀地人文之概也。公之令昌也。甫  
 下車。士民無不服公者。踰月上。官無不知公者。  
 暮年畿南北諸路無不悉知有公者。為政如此。

可以無憾而卽安矣。公口牧民之道。要當爲之。計久遠。興利去害者。吾法也。寬之以恤其力。厚之以善其風者。吾意也。然法與意。或有盡。安在其爲久遠乎。則求諸誌。昌舊不志。公覽之。歎曰。有誌如此。猶無志也。乃出其胷中之儲蓄。採於父老之前聞。集諸文學之雋者。更爲志。且曰。志非徒以誇譜牒。侈不朽也。如以誇侈。則夷齊之節義。退之之文章。亦旣見於天下矣。又奚志。惟是於風俗淳薄。戶口登耗之故。兢兢三致意焉。

故志中獨詳賦役而序有曰。戶口邑之根本。嗚呼。推公是心。何但治昌。又何但誌昌也。公生於蜀。劔關之雄。涪江之險。宇內第一奇勝。盡在公目。其視昌乃小之小者耳。且以公之賢而宰百里。抑亦小試焉。然于公治昌。可得其爲人于志。昌可得其爲文于公之人。與文而知靈淑之氣。有不同者。然則蜀地之奇。吾固從其人與文而知之也。余居於涿。而故爲昌人。深悅公此舉。志旣成。遂書此於端。

喬文衣曰讀其文。可以知其人。知其人與文。如見其山川形勢。是誠確論。今讀先生文。則涪江劍閣。如見楊昌黎。

觀始集序

吳偉業

駿公

觀始集者。鄙城魏石生先生合海內之詩選之。以名其編者也。鄙城之自為詩。深究本原。窮極體要。迺以選者弗規於正也。京師輔軒之所集。遂窮搜博訪。朱黃點勘。積有歲月。始定為若干卷。而授偉業序之。曰。子知詩所以始乎。依古以來。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於詩之正變辨之。在昔成周之世。上自郊廟宴饗。下至委巷謳歌。采風肄雅。無不隸於樂官。王澤既竭。矇史失

職。列國之大夫稱詩聘問。乃僅有存者。季扎適魯。觀六代之樂。君子曰。此周之衰也。魯雖周公之後。得賜備樂。顧太史所習。夫孰非王風。迺季子不之京師。而適與國。此豈復有升歌象舞之盛哉。降及漢魏。樂府之首。大風重沛宮也。古詩之美。西園尊鄴下也。初唐帝京之簪。應制龍池。諸什實以開一代之盛。明初高楊劉宋諸君子。皆集金陵。聯鑣接轡。唱和之作。爛焉。夫詩之爲道。其始未嘗不淳澆含蓄。養一代之元音。其後

垂條散葉。振藻敷華。方底於極盛。浸淫以至衰也。自兵興以來。後生小儒。穿鑿附會。剽竊摹擬。皆儻然有當世之心。甚且亂黑白而誤觀聽。識者雖欲慨然釐正。未得其道也。會國家膺圖受錄。文章彪炳。思與三代同風。一時名賢。潤色鴻業。歌詠至化。繫維詩道。是賴。於是表閭闔。開明堂。起長樂。修未央。聖人出治。喬喬皇皇。升中告虔。引宮命商。羽旄濟濟。和鸞鏘鏘。我觀乎制。度之始。將取詩以陳之。蒼麟出。白鷹至。龍之媒。

充上駟。我車既閑。我兵弗試。維被蠻方。厥角受  
事。來享來王。同書文字。我觀乎聲教之始。將取  
詩以紀之。倉庚既鳴。時雨既零。大田多稼。恤此  
下民。蘭臺群彥。著作之庭。歌風緼瑟。終和且平。  
我觀乎政治之始。將取詩以美之。若夫淫哇之  
響。側艷之辭。哀怨怨。誹之作。不入于大雅。皆吾  
集所弗載者也。余應之曰。是則然矣。抑詩者。緣  
情體物。引伸觸類。以極其所至者也。若子之論。  
其汰之無乃甚乎。石生日。聖人刪詩。變風變雅。

處衰季之世。不得已而存焉。以備勸誡者也。且  
君子觀其始。必要其終。圖其成。將憂其漸。吾若  
是其持之。尚憂鄭衛之雜進。而正始之不作也。  
可不慎哉。子不見夫水乎。當其發源。涓涓澗澗。  
其清也可鑒。其柔也可玩。既而潢汗行潦。無不  
受也。平臯廣陸。無不至也。及乎排岩下瀨。淫鬱  
必泊於江河之間。則奔突衝決之患已成。勢且  
莫之制矣。吾爲是選。寧使後之君子有以加之。  
踵事增榮。殆將埃焉。若茲者。起尾間。昉濫觴。豈

可卽决防潰閑莫知束伏而不早爲之所乎凡  
以慎吾始焉爾余曰善乃書其言以爲之序  
喬文衣曰選者之懷憂及後世序者之筆原  
出初心然後知大儒之用意總于此道存正  
眼于世道範狂瀾耳後學可徒觀其詞

少師凱陽孫公集序

李

霽

坦園

往歲戊寅降割敝邑少師凱陽孫公挺身殉節  
其後十有七年公嫡孫都聞君之蒞文學君之  
藻始哀其遺集若干卷將以錄于南中某受而  
讀之則泣然曰傷哉造物者之囿人也聖詰庸  
愚古今恒由之事功名位富貴利達人甚欲也  
是有命焉賢者安之昧者騫之至于俛得俛失  
之際而造物之權見矣夫事功名位富貴利達  
人之所爭造物之所靳其不可幾倖固也乃若



一。言。之。湮。顯。一。行。之。成。爲。湮。顯。同。也。而。時。有。濡。  
速。成。爲。同。也。而。機。有。忤。合。是。何。造。物。者。之。屑。屑。  
如。此。也。有。明。偉。人。代。出。神。光。以。來。崛。起。北。方。者。  
余。邑。爲。盛。少。師。暨。先。太。保。文。敏。公。大。業。繼。燧。接。  
跡。鉉。路。器。宇。宏。深。風。規。峻。整。中。立。不。倚。曲。防。不。  
撓。爲。國。貞。礎。爲。俗。強。堰。兩。公。揆。若。合。符。旣。而。少。  
師。以。師。貞。之。畧。成。方。召。之。勛。一。再。居。東。撐。柱。半。  
壁。綢。繆。拮。据。手。口。卒。瘁。當。其。時。國。勢。岌。岌。矣。其。  
不。至。土。崩。而。原。燎。者。繫。公。力。也。則。公。之。功。在。疆。

場。而。福。在。社。稷。先。公。當。包。魚。之。潰。挽。薰。灌。之。權。  
紆。腸。勁。骨。燮。和。公。鯨。不。食。之。果。殞。豕。之。牙。卒。能。  
夫。駢。陰。以。奏。夾。日。之。績。而。當。膏。不。臧。處。棘。不。牽。  
瞬。然。爲。一。代。完。人。則。先。公。之。功。在。宮。府。而。福。亦。  
在。社。稷。斯。二。者。人。未。能。軒。輕。于。其。間。也。又。皆。以。  
文。章。爲。樂。自。讀。書。中。秘。以。迨。爰。立。朝。廷。一。切。非。  
常。之。舉。高。文。典。冊。皆。出。其。手。故。綸。綍。視。艸。講。席。  
坐。論。嘉。謨。入。告。落。沃。旁。通。其。下。則。交。游。嫺。戚。之。  
應。酬。登。臨。閒。適。之。杼。寫。俛。仰。古。今。流。連。景。物。有。

所觸發無不一一見于文章時而鑄古時而心  
匠時而累牘時而單辭皆不翅充棟乃先公之  
集一火于邑難再火于國變迄今十餘年來網  
蒐散軼殘編賸墨僅存吉光片羽少師集顧得  
先以板行他所尚獲十之六七雖亦非全鼎較  
之先公則厚幸矣固其不孝不逮二君之志勤  
力廣開闢先猷然亦似有數存焉夫少師與先  
公同里同朝同志同道而文章一事湮顯成礪  
判然相懸乃若此此其所以深歎夫造物之固

人不特事功名位富貴利達已也少師盛業純  
忠錡耀耳目今人類能道之他日史乘所得詳  
非其謗謫摹推所能增重茲特論公文章則有  
以見其陶冶六經震培百氏闕偉如楊馬恢奇  
如莊管讜直如魏玄成劉摯如陸敬輿敘事則  
龍門扶風析理則濂洛關閩卽騷賦韻語亦無  
不挾兩漢之髓而斂四唐之席瑰乎滌乎無以  
測之矣公之盛業純忠倘他日故老凋沒史冊  
不書後人覽公文章自能得公爲人則斯集又

不祗區區手澤已也。二君可謂孝思不匱者哉。某愈媿愈傷。終未敢以造物自解也。

魏石生日。情至筆酣。一往有壯氣。絕不依傍古人。而格調愈嚴。

同升錄序

金之俊 豈凡

上御極之五年。秋七月十四日辰時。內三院吏部。欽奉聖諭。陳名夏升吏部尚書。謝啓光升戶部尚書。李若琳升禮部尚書。劉餘祐升兵部尚書。党崇雅升刑部尚書。金之俊升工部尚書。徐起元升都察院左都御史。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不敢例辭。各祇遵謝。恩受事訖。因退而歎曰。我儕待罪。卿貳數載。干茲。不過謹守繩墨。奉行故事而已。揆之職守。未有寸補。直從幽黜之典。

忽荷顯擢之恩。俾疎遠舊臣。獲隨展土開疆。攀鱗附翼之宗親。勲舊並列正卿。渥哉君恩也。宜有以紀之。爰視同年同咨例。梓云同升錄。錄成而臣之俊謹拜手爲之序。曰。漢官之得爲正卿。乃自諸臣而始乎。不勝感尤不勝懼也。嘗攻之周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冬官之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御史臺掌贊善而授法令。歷代因之。異其名。不異其職。凡邦國之有未靖。與法令之有未行。則均無所辭咎焉。蓋六卿與御史臺之爲任。綦專而責亦綦重矣。清朝定鼎。設官一沿舊制。獨部院之長。則皆宗親勲舊爲之。良以從龍諸臣。邦國同休。方克膺斯任。而無忝厥職也。漢官僅爲之貳。尚惴惴虞弗稱。然猶可諉曰。邦國大事。當

爲者長任之。我欲爲而未得爲耳。茲名夏等七人不由廷議簡自宸衷。一日而擢爲部院之長。視猶滿官。則旣予以得爲之名。而并昇以得爲之實矣。得爲而弗能。可懼也。卽未必果有得爲之實。而亦已居得爲之名矣。無其實而居其名。更可懼也。然則諸臣猶可諉曰。邦國大事自有爲之長者任之哉。黜陟之有乖衡歟。國計民生之有偏絀歟。典章禮樂之有未備歟。六師弗張而偃武無期歟。五刑未允而獄有寃民歟。帑藏

或糜于工作。紀綱或弛于臺憲歟。凡若此者。皆諸臣之咎也。故曰。漢官之得爲正卿。自諸臣而始。不勝感尤。不勝懼也。自今以往。相與切劘砥礪。奮其所得爲。勉其所弗得爲。祿位彌高。則宜居之彌淡。職守愈重。則當持之愈謹。以庶幾無負君恩之優渥。使他日睹斯錄者。曰。朝廷之重視漢官。有如此。諸臣之能自重。而卒爲漢官重者。有如此。漢官之不厭薄于朝廷。實始自諸臣者。有如此。則茲錄也。匪直識一時填箠之雅。且

以廢千載喜起之盛也。否則後之人將有歷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嗚呼。其可懼為何如也耶。

吳梅村曰。能于起伏開闔中盤旋盡致。由其力太氣厚。故伸紙疾書。渾成一片。眉山集中之大篇也。

魏石生曰。天王明聖。老臣心事如觀。

輿訪詩序

楊思聖

猶龍

風雅之道。豈不關乎人哉。今世士大夫。動稱杜少陵。李獻吉。聿考少陵。值播遷流離。每念不忘君父。其救房琯也。事雖可惜。識者知其於朋友之際。有不能恣然者。獻吉當闕寺披摺之日。人皆工為俯仰。獨能挺立不屈。首發其奸。一時彈文皆出其手。至今誦陳言一疏。忠憤激烈。千載下思為執鞭。二公者皆具超世之識。超世之學。故能為超世之言。庶幾讀其詩者。喟嘆而知其

人哉。吾友魏石生。雙眸炯炯。智勇深沉。讀書論世。明於治亂之故。爲諫議疏。凡數十上。皆開剗時大務。天下想望丰采。吾輩與之遊者。肝胆立罄。如束橐。往而捆載歸也。出其緒餘爲詩。雄渾蒼茫。自快胸臆。求一湊泊語。不可得。由此而上。少陵獻吉。固可量乎。嗟乎。詩以道性情者也。昔元次山痛風雅淪亡。謂世之作者。更相沿襲。喜尚形似。祇可以施閨房。不可以見士君子。故作爲篋中集。以返正之。今日之詩弊極矣。若乃性情真摯。語關風雅。則振衰起弊。不得不推吾友爲中原獨步也。茲將檢而付梓。謂余曰。子知我爲我序之余。何足爲吾友。玄晏聊發風雅之旨。使讀吾友之詩者。兼求吾友之人可也。

喬文衣曰。猶老之詩。一如猶老之人。不勾棘而和氣襲人。猶老之文。一如猶老之詩。平平鋪敘。而肝膈淋漓矣。

蓋聞之禹貢云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之內長鎗大劔與毛錐分治之而武之所  
及者遠此武科之制與貢舉並隆顧前代所謂  
武科直指使者鄉閭已耳大司馬都肄已耳貝  
帶翹翹之騎介馬而馳且射司中者曰破的則  
破的矣詰朝耦而登堂既挾四鐃司中者曰中  
雉則又中雉矣三試釋甲橐弓奉觚若者某賢  
於其次第甲乙以間之朝其最上第為參戎餘

贈武進士張君序

史大成 及超

蓋聞之禹貢云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之內長鎗大劔與毛錐分治之而武之所  
及者遠此武科之制與貢舉並隆顧前代所謂  
武科直指使者鄉閭已耳大司馬都肄已耳貝  
帶翹翹之騎介馬而馳且射司中者曰破的則  
破的矣詰朝耦而登堂既挾四鐃司中者曰中  
雉則又中雉矣三試釋甲橐弓奉觚若者某賢  
於其次第甲乙以間之朝其最上第為參戎餘



不過典一校冠一軍上求下應循爲故事未嘗  
經天子之思慮與其耳目也臨軒閱武伏殿射  
策自今上御極之十有二年始英武之士遭  
遇盛典孰不欲裕竒謀奮膂力畢志疆場之事  
以報百代不一見知遇之恩况往者鄉閭都肆  
王者之耳目在於旗鼓其破的而中雋者可以  
苞苴而得也王者未嘗下堂而閱實也奉觚而  
獻者可以越俎而代也不過剗刷之陳言也是  
無論方叔召虎矣卽安所得頗牧而用之乎

天子允文允武天縱不世出之姿意不欲畸輕  
重於內外揆奮之任武士殿試著爲令與文臣  
貢舉等厥介馬而馳之破的幾何耦而登堂之  
中雋者何氏之子也是重瞳所裁也奉觚而獻  
謀議如列眉指畫若聚米是睿覽所經也凡具  
帶翮翻而至誰復敢挾其馮才虛技以倖一日  
之售如是而選選而得其雋才猷當不下方叔  
召虎卽次亦不失爲頗牧而聖天子亦何嘗  
下此而有望也而金臺張君遂以騎射探策稱

昔取高第。錫宴司馬庭。爲宗族交遊光寵。蓋以吾所聞。燕趙古稱多慷慨豪傑之士。控弦飛騎。童而習之。比戶而謀之。輦轂密邇。又習見天子隆重武功。以益肆其力於擊刺。騶發之藝。子牙黃石之書。安在不家。盡方召而人皆頗牧。而張君特搵發弧以先登。往試時。不佞獲從宰相。後留侍中者。虎頭猿臂。已心儀張君。已又以職事洗武功。學見其人。英朗沉重。如山峙淵澄。而外退然。如不勝。恂恂乎儒者之槩。厥能爲方

召頗牧。豈曰願以異日而。天子又皇然念之。若曰。文臣之有教習也。所以儲相也。茲騎射探策而登者。焉得不留。肆虎賁以預養大將軍之用。爰簡其尤。隨御前貴蝦。教習武事。乃加張君章服。廩糈。稱之皆特典也。昔者介冑之士。受職司馬。樹功巖疆。求一宿衛羽林。而不可得。而張君乃一日得之。唯是統五校。掌六軍。直旦暮間事。微論宗族交遊。卽孰不爲君愉快。嗣是以往天下又安。橐弓脫劍。使君爲辛慶忌。遭敵不

競以威名再無此上願也。卽一旦下推轂之令。咨張君敵王所愾。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如方叔之伐荆。邦召虎之疆南海。出行天誅。人爲卿士。雖頗牧不敢望項背焉。又安得不轉轉啟啟。大爲君稱愉快哉。夫朝廷新創大制。私意百世不易。膺之典必有百世不數見之士。慰側席之求。而果得方召頗牧其人。則前代何樂以名取。其下而下。亦何樂以僞應也。天子裕億萬年折衝之畧。吾亦願張君垂億萬年折衝之勳。使庸拙如不佞者。記功宗上。饒吹焉。其於國家揆奮並隆之意。所治殆不止侯服云。

喬文衣曰。全從親試大典立論。反覆揄揚。勉勵之意。極其深厚。而收縱波折。皆有西京腴勁之氣。磅礴其間。覺韓柳贈送諸序。自抒性情。無甚關係。如此博大典重。方爲經國之文。

古詩選

送米吉土序

宋徵輿 直方

前朝崇禎時士多好文者其始以經生業自見已誦習稍廣相與軼而治古文辭及詩賦其高材生時出其技以求聲聞蓋不可謂無名之心焉始自江南而大河以北遂起而應之于燕得最著者二人其一為今侍讀學士敬哉王先生其一則今冀州廣文米吉土也予年十七八以孤獨子學為詩文幸當于本郡諸君子遂出而徧見所謂江南諸高材生無勿習者羈於博士

弟子不得交河北之士。心竊恨之。今朝廷開國之次年。予卽公車旣至燕。馳謁王先生與吉士。皆習知予。爲置酒高會。相見懽甚。然予旋得假歸。留燕僅百日至。戊子而就官刑曹郎。則在燕滿一歲矣。以同年生胥庭君故。于王先生益習。惟吉士之居與予邸舍相去不數武。亦得日見焉。吉士故名卿子。負雋才。所業所得過於其聞。卽之溫然。又類學道者。予以是嚴重而樂觀之。未幾以諸生祭酒。選爲冀州訓導。遂將別予去。

予旣艱于交吉士。而復易于別吉士。其將行也。有慨焉。出斗酒以酌之。酒酣。執其手而問之曰。以我與若所知者。今且有幾。吉士屈指久之。愴然而言曰。某也貴。貴而廢。某也不終。某也不知所在。其殘于兵。沉于淵。陷于仇。怨寇盜者。徃徃有之。若今之仕而貴。處而壽者。蓋十不得二三。予曰。是諸人者。皆昔之怙其雋才。以求聲于人間者也。如子所云云。是諸人亦何罪之有。意災之者。其名耶。夫名人者。抑物以自張。反幽以蹈。

光。是。以。人。衆。背。之。陰。陽。食。之。鬼。物。議。之。其。間。之。得。老。壽。無。恙。者。倖。耳。惟。子。與。子。不。幸。而。有。是。心。子。未。克。就。也。子。幾。就。之。就。之。危。事。也。莊。氏。不。云。乎。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今。吾。子。其。思。歸。朴。也。乎。于。已。之。師。古。而。是。者。去。之。于。人。之。慕。義。而。馳。者。避。之。求。仁。于。心。使。自。得。之。庶。得。其。所。謂。朴。者。乎。士。惟。其。道。勿。惟。其。遇。而。易。著。吉。凶。殆。有。去。取。矣。使。晉。子。而。登。三。公。列。九。鼎。率。是。道。也。庶。可。以。免。吉。土。瞿。然。曰。回。路。之。贈。若。猶。有。焉。我。與。若。其。友。戒。之。爰。次。其。言。以。爲。序。

田髯淵曰結束精警合于道德之言東漢諸君子未明斯首何況魏晉以下

宋玉叔詩序

王崇簡 敬哉

予生而篤弱。童時嬉戲之藝。一無所能。先大夫  
 日以古人詩命誦數章。長而成習。喜讀古今人  
 詩。予家都下。達官詞客之至止者。多所覽觀焉。  
 猶記宋九青司空為給諫時。相與唱和。每過從。  
 輒至深夜。始散去。嘗為予言。吾家玉叔年未弱。  
 冠詩才俊逸。皆有為而作。非若詞客之漫然嘲。  
 謔風月藻績物態以資玩好而已者。為誦一二  
 章。予心慕之。無何玉叔來。省其親吏部公於都。

門因得縱觀其所著信非漫然而作者也自是  
留連燕市瞻官闕之壯麗觸時事以興懷一吟  
一咏皆有關于風人之微抑何盛也既而寤寐  
千里以至流離南土慰藉於荒烟野泊之間歌  
以當泣感慨爲深矣迨夫重來都下玉叔詩已  
有成集行于世忽遭誣于司敗者浹歲懣憤無  
聊歷四時之變託類以寄其怨誹積有百十餘  
篇予讀而歎曰此非抑鬱不伸漫爲怨刺者也  
常觀三百篇非惟朝廟山川封域圖牒有闡治

理者形之歌頌卽田夫庶女之賤雀角相鼠之  
微野譏閨訴無不載之篇冊豈非以著美刺之  
由以規時政之盛衰歟玉叔遇茲無妄慨然于  
中深矣隱約其義庶幾詩人之旨以異時之一  
悟是豈徒自處于怨者也 聖天子在上採風  
觀俗則玉叔之詩有助于政化夫豈微哉玉叔  
方當盛年于以騰驤天衢黼黻大業賡歌都雅  
君家司空所謂有爲而作者豈誣耶若予則鴛  
且衰矣雖鬢興角逐無能紹其氣矣



田髯淵曰波瀾層折收束變化皆極自然百  
史先生亟稱此作停泓朗著逼似震川肯哉  
信也

讀蘇武子遺集序

金之俊

豈凡

明歷雖不滿三百禩文人輩出其間能為秦漢  
及唐宋諸大家之文者皆有卓然可觀不遜于  
古而世人多忽近而求遠貴耳而賤目重顯達  
而畧韋素是以其所求所貴所重者其為文未  
必皆可傳而文之真可傳者未必不在世人所  
忽之賤之畧之之內此非好尚論議之不同良  
由胸中無識以主之也吾友百史氏博學有識  
肆力文章者二十餘年獨不溺于時趨今銳意

搜討明文將表其可傳者以見明文中不乏齊  
驅秦漢唐宋之卓然大家一日得蘇武子遺集  
一帙拍案疾呼顧謂余曰此豫章蘇子名桓者  
也其人曾與吾友其材敏其氣剛其學古于經  
史子集靡所不貫能深究古今治亂成敗得失  
之原畫其所見洋洋灑灑不減賈陸鼂董而爲  
文深得先輩正宗嘗偕艾千子暨余論文三人  
之好尚論議如一當竟陵中吳狂瀾幾倒之時  
藉其砥柱之力不淺惜也因阮諸生年甫及壯  
竟賚志以沒使得竟其所學而大用于世吾又  
何能測其所至哉今僅存遺稿若干首已不失  
爲卓然古之真大家矣余受而讀之信明文中  
不乏可傳者有如此也恨當吾世不獲友其人  
而猶幸讀其文雖不獲盡讀其文而已慨然想  
見其爲人甚矣百史之有識也非百史則武子  
之文幾何不爲世人之所忽之賤之畧之也嗚  
呼此遂足以傳武子也耶然武子亦用是以傳  
矣

吳梅村曰觀古人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余謂即讀徧古人書而筆不能追其所見亦不得妄下雌黃讀此爲之快然  
魏石生曰深谷幽蘭其芳自在先生此文正如萬里長風耳

清虛道人傳序

戴明說 道默

清虛道人青齊許氏尚忠也許爲文水任侍郎紀綱僕能於急難死衛主卒脫主於死事了拂衣黃冠去許氏可謂不負其主矣余每俯仰今昔管鮑日星孫龐蠱蟻世豈無可以不負心而孳孳負之又豈無必不可負而甘心負焉也者許氏其足媿此哉雖然死生匪小故也使許氏有愧世好名之意則其天不全神智不決又烏能餘死而不死也者於戲死可餘也况微於死

也者若夫孟影騰蛇。蝸角掉電。規規身外事。亦可悲夫。余嘗冊使河北。下大行。歷邯鄲。憑望豫讓故址。黃沙白草。鬚戟如豎。每嘆國士不復作。茲讀清虛傳。登高舉酒。招而言曰。許在斯許在斯。與國士游。其無愧也夫。

田髯淵曰。簡嚴矜貴。一字不輕下。此得檀弓之神者。歷誦先生諸作。大約不喜讀西京以後書。故運筆勁折蒼鬱。令讀者肅然起敬。

觀始集序

魏裔介

石生

今天下言詩者。可謂衆哉。雖然茲道甚大。未敢易言之也。自王風旣息。騷賦迭興。盛於漢魏。而衰於六朝。盛於三唐。而衰於宋元。有明一代。盛於弘正嘉靖。而衰於隆萬以後。文章隨氣運。爲高下。蓋非誣矣。皇清右文出治。明光奏賦。虎觀橫經。於是修詞之彥。麟麟炳炳。雲集鸞發。菰蘆之間。莫不有人。卓然名世。大家蓋得數十人焉。其餘人或數篇。篇或數句。亦足以振藻舒芬。

豈不斌斌乎質有其文哉於是詩選盛行聞者  
景慕但雜而或流於佻與靡也僻而或入於激  
與憤也則興觀群怨之義無取君子病焉余與  
楊太史猶龍魏光祿環極誼諧壘麓吳太史梅  
村宋太僕轅文交締編紵每一論及未嘗不有  
人心世道之憂又有田子髯淵周子子俶素心  
微言晰疑不倦爰從塵勞之暇稍事哀集其言  
頗雅馴有關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大  
倫足以感發性情者然後入選卽山林間曠亦

必中有所得可爲洗滌煩囂之助若其風雲月  
露及仙佛誕怪之作一槩刪芟起自乙未之冬  
終於丙申之夏蓋其慎哉嗚呼先王之作雅頌  
也將以格郊廟和神人其採風也將以察奢儉  
考貞淫而後世或以爲雕蟲篆刻之事蓋亦失  
其本指矣茲集所選不過十三年來之詩然而  
公卿賢士之所歌詠凡國典民風八人憂樂之  
故大畧具備倘聖天子審定音樂採擇而錄  
之誠足以闡揚休德釐正風俗卽藏之名山而

元音可作亦無慙於貞觀弘正之際矣事竣名  
曰觀始集欲天下共觀於風雅頌四始之義而  
得其性情之正也且其始克立其卒有成易曰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  
方來而未止也

喬文衣曰詩文關乎世運選詩更操風氣之  
先豈細擔哉非眼大如輪肩濶似嶽未易語  
也請于此序觀其力

送曹侍御出鎮夏州序

陳 曠

辛卯秋八月鍊石曹子授夏州大叅踰月餘  
遄發鍊石同里同門陳子曠促膝不忍作別第識  
釋褐之日鍊石授西臺有聲子謬職史氏官京  
師奉教左右前後凡六年非僅文字相推許也  
出其所學愛人必以德掖予所不逮日有加焉  
予識之矣持斧楚中楚亂未息南郡告警鍊石  
自浙州赴援一日夜馳至穀鄧寇聞棄城而遁  
楚民既罹於寇更虐於吏文物工農一時俱盡

急擇其吏之病民者輒罷去。漸有起色。恩威所著。足以綏靖地方。如此繼巡畿輔。畿輔之地。授厯而居者。殆若漢南陽之不可問。鍊石大絕瞻顧。一如楚治。若此。豈惟予識之。楚人燕趙人更識之矣。今者西夏之擢廟堂之上。豈不欲留鍊石闕廷。而輕薄邊陲。輟持斧而建牙吹角。爲足資彈壓乎哉。夫亦以夏州倚統萬之崇。枕黃河之險。在昔難治。易叛者也。今中外一家。邊腹一。致萬無趙元昊之流。據賀蘭而稱雄。第慮日者

浮屠之教。駸行。倘在廷不拜昌黎之表。自秦而入。騷動三川。每隱伏朝廷。西顧之憂。其事已少。見於迎佛之日矣。況在西種類實繁。有徒安知不藉浮屠氏以餌我使之奔走告疲也。秦地空虛。人民稀少。酷吏播害。再加以佛。其憂方大。當事者豈慮不及此。選材官甲仗。俾重臣控禦其地。建威銷萌。悉在此舉。殆緯之以武矣。不經以文。保無貳而討未克。柔而服乎。蓋兵革之盛。易制形難制心。有鍊石以居斯任。卽狡變百出。豈

難消弭於未萌。而感格其心志耶。當予初交鍊石時。共訂同門之雅。自嘆先中丞棄予早。雖博一第。求爲仲由氏。負米百里。不可得焉。鍊石輒泫然不樂。中有所動。曰予之不獲侍。怙恃也。蓋在三四齡時。依舅氏卜。而心實不敢忘。曹又慮傷舅氏心。於是姓從父名。從母講毛詩。而廢蓼莪。何似予心之戚惋耶。噫此予與鍊石疇昔之言耳。鍊石行政多尚愷悌。亦旣發諸言。見之行矣。蒞楚於畿輔。皆然。夫何難夏州哉。雖然高平苑川之衆。固不可以鞭箠使也。圖大治者。不屑小成。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古人之言哉。昔之經畧夏州。若韓若范。於今何如。吾願鍊石之勉之也。夫安知夏人所識。視楚人燕趙人。不更深也。

吳梅村曰。嚴氣正性。見于眉宇。是有關係文字。至其神骨。逼似昌黎。又不必言。





岱吟序

傅維鱗

掌雷

憶廿年前。家大人與節愍年伯同官長安。予與申子皆隨侍。申子方垂髫。而予已冠。時申子文名已滿。搢紳先生之口。予獲與結盟。對席吮毫。共事摩揣。申子每發一論。摘一詞。予無弗心折。既而家大人致冢宰政。予隨歸讀書石門山。遂與申子睽絕。未幾節愍年伯罹國難。申子於亂軍中。冒死扶柩還平干。遂不復出。予既魚鹿。櫻世緣。而申子矚然于塵埃之外。然從山中來者。

未嘗不稱申子詩。而申子詩名遂噪海內。海內士大夫欲見申子。而不可得。相與轉相郵寄。殺青幾徧天下。予亦祇見申子詩。而其人杳然不可見。戊子予有事江南。過申子廬。清燈卮酒。高譚朗吟。予仍心折。申子如在京師時。國朝褒崇忠節。申子始徒步走京師。爲籲聖天子。節愍年伯首列旌表。京師搢紳先生因申子之詩。欲識申子之人。旣而服其人。而其詩益重。癸巳予從詞林分臬山左。申子遠涉漳衛。顧予清洲。予得與申子盡歡。時予當繁苦地。古人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而申子遂孤吟。明年同鷄澤殷子爲黃山白嶽之行。復過予清洲。予適以俗務走歷下。過奉符。二子慨然爲趵泉岱宗之遊。聯鑣着屐者廿餘日。各有詩。申子歸刻岱吟。初意三人共作一冊。予時奉詔入爲少廷尉。囟囟不及同刻。而申子岱吟遂孤行。庶不爲東家施惠其側。申子詩久行海內者甚多。岱吟其一也。千百世後。申子當列獨行孝義傳。又不徒以詩重。

矣。

門人茂遇日只言前後交情而鳧盟之為人見鳧盟之詩亦見我師舊著明書一編一出。一入卓然麟經之旨。近屬遇較訂抄寫訛字。得一縱觀以南行囟囟不及竟讀。即日梓行。海內共見一代是非之公。以我師謂鳧盟應入獨行孝義傳附識于此。

汝寧觀化錄序

戴王綸

經碧

惟汝有山。測其四周。得坤維之軸。命曰天中。大居正也。姬公規影定制。於是為則。峯儼然而徑坦。水徐鳴。鮮怒濤。氣陽以清。地正而氣清。所育必宏。凡萃。偉欽嶠。草木之苞茂。不足稱之。擬有偉博。昌明之人。應日月中。氣以為之地。之山重。此余之采風。四民而先士。汝李徐公朗華。治嚴也。而字人愛文。而下士課其業。若干篇。問序於余。余曰。嘻。是志也。君子躋之。愷悌作人。非古昔。

所以美文王乎。肅肅鬼且。非周之道。汝墳乎。天而欲大。中士之治。使公與斯士相與有成。蔚文章光。併日月。必將法姬公之遺風。鴻制作之烈。於他日。重其身。以為名山配也。申甫嶽降。則地又以人傳矣。多士勗旃。

田髯淵曰。簡淨適勁。不肯作散漫語。柳子厚謂評吾文太簡者。弗以知文許之。經碧其深。有得于斯旨者矣。

且亭詩序

申涵光 集盟

兄猶龍先生于京邸。無異其在西山也。方天下未亂時。予與殷伯巖兄弟。鋤茅廣羊。絕頂椽地。負薪有終焉之志。已而猶龍來。相得益歡。雲中竹屋。燈火青熒。相與奮劒悲歌。各陳懷抱。覺天地蒼茫。星辰在下一日。行藁薄中。林葉颯然。疑有虎猶龍。據片石。負杖叱咤。萬壑雷鳴。同行為之神。王子私語伯巖。猶龍英氣若此。非老山中者。海塵以來。風流雨散。猶龍珥筆為近臣。聲華

滿天下。予病廢無用于時。隔越者十年。今歲來京師。衝泥千里。面垢不襪。猶龍顧予。蕭寺班荆道故。退然若布衣。因歎息泣下。今人少通顯。所親皆儕輩。視貧時故人。落落如未識面。閤人高。顙揚眉刺滅。沒不可達。貴而易交。在古人亦有。然者。猶龍有慨于中。豈亦矯而爲之歟。及予過。猶龍門庭蕭蕭。盆沼秋花。有類籬舍。披帷竟入。則凝坐烏几。手哦一編。問之交游。蓋無日不然者。嗟乎。讀書如是。無怪乎日輕朱紱。隱顯如一。

日也。出詩相論說。予爲丹鉛之無所忌。以視猶龍。色愈和不以爲不可。又一一皆採納。此尤人所難。凡人彈駁詩文。不必其才果及。我在芻蕘。見美惡言之不受。因而。不復敢言。于是譽者在。膝矣。猶龍之詩。森秀和朗。筆有餘閒。比之乎古。則高岑流亞也。予何能知。而猶龍俯聽之。蓋其。撝謙善下。無異其在山中也。予亦以山中視。猶龍而已。

韓聖秋曰。古今能爲詩不能爲文。能爲文不能

能爲詩者。蓋亦衆矣。余知鳧盟能詩。不知其能爲古文也。從髡淵得鳧盟之文如此。又何異余讀鳧盟之詩哉。

田髡淵曰。鳧盟高才絕操。名空冀北。此序復爾。矜秀可愛。此天鼎一變也。

送姚爾真令南漳序

金之俊 景凡

今日吏治之多窳也。非盡吏之無材也。或人不宜其地。而苦于風土氣候之不相習。或能不配其任。而苦于兵燹殘壞之難爲理。于是其始而聞命也。先有趑趄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及其抵任也。又多愁居惕處。嘆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凡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悉置而不問。卽問矣而不詳。且盡求其身視民家視國。政行化成。號稱古之循吏者。百不得一。

焉無怪乎吏網雖嚴，民生日悴，卒無以宣布聖天子軫念邦本，嘉惠元元之至意，而率土賓服之餘，尚有一二草澤遺奸，所在乘間竊發者，時或見告也。雖然，若吏之真材者，無不宜人之地，亦無不配能之任，卽偏遠危險，均有所不辭。吳興姚子有焉。姚子，東南名下士也。以拔貢應順治五年廷試，居高等，除襄陽南漳令。今選人鮮不視楚爲畏途，甚至寧干規避之罰，以求黜爲幸者，獨姚子一聞除命，輒銳然欲取道中州，從間抵任，并不暇晷。錦里婦嗚呼以余觀于姚子，其真吏之材者也。夫始也既無趨趨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則其繼也必無愁居惕處、嘆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而有不詳盡以求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者乎？他日循吏之稱，舍姚子其誰？漳之民其幸也夫。安得凡爲吏者而盡若姚子之不辭遠、不辭危、且險，又何患吏治之多窳也？姚子字爾真，名延儒，其伯仲延啓、延著，皆成丁亥進士，而姚子其季云。

吳梅村曰全以真氣貫串筆墨間故往復縱送極瀟密又極自然文章化境

魏石生曰士人策身王國無一段真氣鼓于其間豈能有濟

總憲張公崇祀名宦錄序 王崇簡 敬裁

嘗讀甘棠之詩歎古人之澤何深而其時之民風抑何厚而樸也夫思慕其人至所憇之樹不恐剪拜相為敬戒焉曾不溢一語為贊頌又何畧耶嗚呼此雖民風之厚然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世之降也有司有要譽於人之心下之人即有致佞於上之術謠頌繁興碑銘而尸祝者真若神君慈母卓越無前推其心不過期得有司之歛心以倖為吾所欲為爾至去車方駕而



向。之。巍。然。堂。構。夷。爲。鹿。塲。者。豈。少。哉。求。其。興。思。於。數。十。年。之。遠。如。內。黃。人。之。于。其。令。君。張。公。者。不。可。謂。民。風。之。不。古。而。益。歎。公。之。仁。心。寔。政。入。人。之。深。而。澤。流。之。遠。也。公。以。萬。曆。癸。巳。任。內。黃。令。越。幾。年。服。母。喪。去。距。今。六。十。年。當。時。之。沐。休。風。親。德。意。其。人。幼。者。已。老。而。老。者。已。歿。矣。乃。其。子。弟。述。父。老。之。傳。聞。請。於。所。司。納。公。之。主。於。名。宦。而。祀。之。嗚。呼。時。已。異。矣。人。已。往。矣。其。何。所。爲。而。爲。乎。非。公。之。德。澤。深。長。何。以。至。此。公。之。遺。思。于。人。者。不。獨。內。黃。也。治。上。蔡。而。上。蔡。人。思。之。撫。兩。浙。而。兩。浙。人。思。之。至。今。尸。祝。如。一。日。也。若。其。梧。垣。栢。府。績。著。國。史。此。又。千。百。世。之。所。仰。思。者。矣。憶。昔。予。以。年。家。子。謁。公。京。師。見。其。巖。巖。嶽。立。延。接。誠。摯。予。時。以。熒。熒。儒。生。感。之。欲。泣。思。之。至。今。嘗。從。其。嗣。君。比。部。公。聞。其。鄉。人。之。思。之。者。更。加。於。內。黃。之。人。思。祀。公。於。鄉。先。生。祠。以。公。有。遺。訓。子。孫。持。不。敢。而。止。嗚。呼。惟。其。無。譽。於。人。之。心。所。以。澤。流。久。遠。而。繫。人。之。思。如。此。也。

田髯淵曰。文筆矜貴。不能增損一字。蓋寢食于唐宋韓歐諸家。而運之以神化者。亟欲請先生全集行世。爲起衰實效。

詹去矜稿序

王

鐸

覺之

余在太行鴻飛山房。五溪曾爲我道虎林詹君去矜文。悲其未遇。後于江南舟中。覲角中方袍。抑然善下者。問之。五溪曰。斯其詹君去矜也。誦其文。不陋。僂乎質。不妄。敷于其榮份份焉。其器閎以達也。胡爲乎其未遇耶。近世制義邪。旗揚塵妖聲滿紙。全無竒理。按之經文。如侏儷之談。淫淫疑疑。銓文者眩惑焉。皆誤收之。及冠進賢。尋復銓文。矇以導矇。孰辨犁牛。不亦深爲世道。

燕臺文選  
憂乎因詢西湖舊志其山水澹婉秀靚去矜得  
助于湖山延正盪邪不爲蟲虎之璣又登泰望  
四明澹淪泊泮大海崩濤終古迴薄之象得無  
相其筆波歟世道將興蛇首豨鬣之文斷斷剝  
其鬼氣去矜行且遇而揚鑣仕矣噫士君子患  
奮未廣賁驕泰上人耳如去矜之心虛退持五  
溪何患乎其未遇而爲之悲耶異日余再訪西  
湖桃舒蘭蓓延景宿雲以收天地之份份恐去  
矜與五溪仕牧民不及共舟余於二君遇不遇  
未可知已

吳梅村曰短幅中波瀾層折出入韓柳之關  
龔晉之曰去矜文岸毅中具生波瀾特自成  
首尾文安此文如韓吏部作行序高簡悉敵  
文與人生面俱出  
田髯淵曰子厚日出我于斯文筆視之伍其  
有評我太簡者慎弗以知文許之先生之謂  
矣

胡蒼恒詩序

薛所蘊

行尾

古者各國陳詩。王人採風。謠而聽之。卽以考列。辟政教之得失。是古人之詩。卽古人之政。後世詩不逮古。而政之失益甚。故孔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傷時無政云。蒼恒守保陽。尺五神京。正周道。子午衝。稱難治。遍境內疆。以王索分隸。諸王公貴人采地。與禁旅贍田。又羽林帥建牙。同城。動掣太守肘。俾不得庇吾民而靖之。報政又難之難矣。乃蒼恒治聲藉甚。屬天子大計。

吏特嘉與錫章服。用風示海內。曰保陽朕股肱。郡惟守也賢。朕不靳寵異。爲良二千石。勸余意。蒼恒之政最。方鞅掌拮据。不知如何况瘁。顧走一介使。手詩一帙示余。屬爲序。余讀其詩。大抵爲保民告哀。悱惻疾痛之詞。爲多。而間及於行旅紀述。友朋贈答之什。其車中吟諸篇。峭潔深至。大類唐人元次山春陵行。夫次山之於道州。自傷迫於諸司徵求。不得爲民請命。此春陵行之所以作也。然其時所苦者。徵求耳。又越在南服僻遠。未有遍境內失業。我疆我畝。太守不得過而問之。豪強并兼。借叢嶠虎。貴帥啓處肘腋。動見齟齬。且孔道當天。下衝如今之郎山易水。間者也。蒼恒治最於未易最之地。更神情整暇。不廢吟咏。未知次山邁此何若。豈非才分有大過人者哉。次山時唐之君不甚留心民瘼。故以靜人待罪。付之無可奈何。今天子神聖。日求間閭疾苦。而噢咻之。蒼恒詩出。紙貴都下。一日者。聖主採而聽之。見其悱惻疾痛之詞。必有

戚戚於心。為保民求。莫沛然膏澤之下。究者於古王者。陳詩敷政之盛事。不又可追美也。耶。詎守官靜人。付之無可奈何。為歎然則蒼恒詩。即微次山。若亦以其政重。矧詩又泯泯。明大雅唐音也。噫。吾於蒼恒之詩。夫亦愈知政矣。

魏石生日議論最有關係。轉折層出。波瀾湧濶。真得唐宋大家之髓。

魏石生詩序

李 蔚 坦園

天玄默而上。地由凝而下。人芸生而中。日星吾見其睽曜。風霆吾見其鼓盪。山川草木吾見其流峙而變蕃。求其所以睽曜鼓盪流峙變蕃者。何物也。聖賢吾見其淵醇。仙佛吾見其幽窅。道德忠孝吾見其光昌雋偉。名節俠烈吾見其踔厲發揚。求其所以淵醇幽窅光昌雋偉踔厲發揚者。何物也。無他氣是也。在天地曰元氣。在人曰正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陰符曰禽之

制在氣。歷觀古今人才。排大難。定大勢。呼吸分  
安危。搖足判成敗者。斷不出于一種。莊矜老帶。  
高眎迂談。餒蕭疲瘡。奄奄無氣之人。而氣剛腸。  
熱之血性。男子則饒爲之。雖偏全大小。建樹不  
同。然要之。未有于是無所得。而能不朽者。然又  
有辨天地。厄于運會。而沴氣乘之。於是有彗孛  
暈蝕之祲。崩阨涸塞之變。金革乾溢。動植疢廢。  
之譴。告人心。失于存養。而客氣搖之。于是有獻  
翫以爲廉。冀詬以爲智。骯髒以爲勇。此蔽以爲  
委蛇膠鬲。以爲執守。若此者。非氣之過也。余嘗  
持此以相天下士。自謂十得其九。乃今于余。齊  
年魏石生給諫。而益信。緬維丙戌春。公車之役。  
始識石生于二如孫公座上。余已察其氣。而異  
之。孫公爲先公已未所拔士。余以通家誼。蒙其  
忘年下友。顧恒爲道。石生不置口。已而同售南  
宮。復同讀中秘書。乃相得益驩。居恒晤對。過從  
揚。推經史。含毫抽思。色下而神莊。余則服其氣  
靜。杯酒促膝。縱譚今昔。事每於治亂賢奸之故。

三致意焉。怒裂眦而笑絕纓。余則服其氣豪。其言曰。天下事非儒生所能辨也。而斤斤儒生之行者。非讀書也。深心測變。審時度務。凡當世受病之源。與砭抹之術。無不瞭然胸中。余則服其氣沉。未幾改給諫。可以任矣。舉素所蓄積。翰轡而出之。一往莫禦。不畏不侮。不慄詭。不釣聲。余則服其氣剛。且大而總之。則一正氣之爲也。茲石生哀其詩。若干授梓。徵言于余。余不知詩。且余年友。猶龍氏。揄之已詳。無庸贅。特爲發其石生之所以爲石生者。如此。而詩在其中矣。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信斯言也。觀石生之詩。而余說其猶有河漢者。否耶。嗟乎。詩文一末技耳。苟不知三才萬化之源者。則不足以語此。况其大焉者乎。然余又恐世人誤以氣爲用壯也。烏可以無辨。

喬文衣曰。序詩序人。亦其常。乃說出一段。不可磨滅之理。層層駁。層層入。必至于道。尚可作文字觀乎。至其筆力醇雄淵健。腕中時有



千鈞

静怡齋文稿序

陳

曠

夫焱

余嘗有事燕趙。飭漢陵。涉大河。陸走千里。至鄙。堯峯南拱。龍山北峙。大陸奔逝。泝水湯湯。憑弔千秋之臺。暮靄空餘。王氣如昨。是區中名勝。天地之奧府也。意其間必有異人。立馬躊躇。思想見而不可得。幸而擢第燕臺。追隨石渠。天祿後獲交吾石生年友。喟然嘆曰。山川有靈矣哉。石生生稟異質。幼讀父書。家學淵源。傳自累代。夙負經濟之志。慨然有志當世。懷抱非常。莫可

窺測身行半天下。游經離亂以迄鼎新。一切兵  
戈戎馬。流離播遷之慘。恍然在目。繼登白玉之  
堂。再趨青瑣之闥。翱翔禁近。歷踐清華。館閣寶  
其新詩。諫院傳其封事。論者以爲有陸敬輿杜  
少陵之風。良非誣矣。若其闡發理學。直接文清  
魯齋之傳。則又有約言一錄。嗚呼。何其盛也。茲  
出其文稿一冊示余。深厚爾雅。居然西漢。而又  
原本經術。無末季縱橫之習。斯誠通人弘致。豈  
與夫藻飾爲工。徒侈風雲月露者。可同日語哉。

今夫士人守其數。卷之書。束修其躬。日不暇給。  
幸而一涉仕途。然後摹擬古學。棄其所得於天  
之分。與日俱馳。不免工楮葉而肖鵲音。未有海  
涵地負。若吾石生者也。石生今方具遠志。負盛  
年。高視千載。羽儀一代。山川風物。無所不覽。天  
下安危。生民利弊。無所不悉。海內地形。險阻戶  
口。扼塞無所不究。獨出心手。從事丹鉛。制作之  
業。日新富有。斯集之出。雖威鳳一羽。亦足驗其  
九德矣。懸之國門。曰是鄙城魏子經世大業名。

山所不能秘者也。向者想見其人而不可得，今且得與天下共見之矣。

吳梅村曰：結束精嚴，波折宛委，文序中之最有體法者。

送沔縣張令序

金之俊 豈此

嘗聞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欲興治道于今日，舍廉吏亡繇哉。顧吏之鮮能為廉者，非盡賦性貪墨也。良以人生不無嗜好，而不有以坊之節之，則其資于已者必不約，資于已者不約，則其取于世者必奢。一旦得志居位，惟嗜好是徇，無怪乎廉吏之不槩見也。嗚呼！安得一泊然無所嗜好之人，立于民上而聿觀廉平之治乎？乃若金陵張子其人，竊有異焉。張子字幼仁，名循，訥自

有生來口不沾腥味。體不被紈綺。浩浩落落。以古聖賢爲志。有蔬水簞瓢之樂趣。富貴功名。舉不以介其懷。殆所謂泊然無所嗜好者也。今年偶值貢士例。來試於廷。居高等。合有司格。在他人或志得而張子不加忻。及除爲漢沔。令他人又或苦地惡。而張子不加戚。余是以知張子之爲廉吏也必矣。蓋有不待政成而後見者矣。何也。張子旣泊然無嗜好。則必無所資於已。無所資于已。則亦必無所取于世。而天下之爲廉吏者。更有過于張子乎。吾不獨爲沔之人。幸而竊幸今日治道之興。有其機也。或者曰。張子曾遇異人善丹青。又曰。張子通竺典。能一死生。解外膠。噫。吾不能知之矣。

吳梅村曰。以收作放。卽以放作收。尺幅中波瀾壯濶。

魏石生曰。有道之士。自與人別。但恐世法中無識張子之異人耳。



且亭秋響序

魏裔介 石生

自且亭詩一出。如長離苞羽。揚輦九霄。天下莫  
 不爭先睹之為快。於是論者遠擬王孟。近媿何  
 李。余獨以為楊子之真詩而已。茲秋響二十二  
 首。乃其偶爾命吟。蒼洲野渚。寫其高涼。寒雁霜  
 鐘。通其幽韻。然而性情關乎軍國。憂樂繫夫人  
 天。寓婉惻於激昂。涵顛直於忠厚。兼有屈哀宋  
 怨。豈曰白俗元輕。可謂五言長城。秋懷絕唱也。  
 嗟乎哉。金刀寶馬。盡埋沒於丘山。玉盃魚燈。膏

愁吟於樵牧。朱顏謝而魯戈難返。黃鶴去而僊人不來。烽火阻禽向之思。豺虎斷粉榆之夢。出關而噫春夫老於吳。下註易而嘆帝客慙於青。蠅問天道之茫茫。白衣蒼狗何人事之草草。西陌東城獨此一片秋心。誰能遏我真籟。隋珠和璧未足比其晶瑩。玉振金聲庶可方其朗潤。爾吳梅村曰。藻思綿渺。音調壯涼。宋玉悲秋。同此蕭瑟。

逋齋詩序

薛所蘊

行壁

逋同憲石讀書史館一時雁行。而稱兄弟。頃晚篋和者。蓋十有六人焉。十六人者。學為古文辭。詩。咸長。憲石即憲石亦不以執牛耳。狎王齋。盟自遜。謝當斯會也。金華畫敞。比肩揖讓於旃厦。嚴邃。爐香杳藹之間。意中期許。固自有屬。麟蟲小伎。緒餘。賦之爾。以故余輩偶一為之。不甚求工。而憲石輒已能工。每篇出。爭相傳誦。歸然。稱此道孫吳已。壬午刊愁吟。余嘗叙之。無何。滄桑

易位。茲十六人中。或存或亡。或南或北。邈如隔世。重尋燕山之盟。朝夕過從。余與憲石。鱗焉兩短髮翁耳。回視金華篆煙。時如在夢際。而生平期許。亦同枯枿寒灰。無復著胸臆矣。乃相與促膝道故。惟是風雅一事。共剗切。傷時趨之。詭正也。競爲新聲。以枯澹爲清脫。以浮艷爲富麗。咀之無餘意。諷之無餘音。均於風雅。無當也。爰定一約。古體非漢魏晉宋不取材。近體則斷自開元。大曆以還。氣必於渾格。必於高。有一篇一語。

爲氣格病者。必規於玉趨玉步之改。而後已。間執以衡他人之作。亦必曰某也。氣格合某也。氣格離某也。雖不工。而合某也。卽工。而未始不離。任一時競尚新聲者。誚爲平爲襲。終不以彼易此。如匠者之於規矩準繩。羿之於彀率。守之不變也。而變化化生焉。以故憲石服古益深。所爲詩日爲上。前輩覺斯先生。一時風雅宗盟。亦好憲石詩。久之。誚爲平爲襲者。皆廢然返。其餘氣格合者。因憲石益求工。卽離者。亦浸浸乎合。

之。是。求。長。安。士。大。夫。皆。知。有。憲。石。詩。風。雅。一。道。  
亦。遂。大。著。今。憲。石。彙。成。帙。將。授。梓。余。受。而。讀。之。  
五。七。言。近。體。或。杜。或。高。岑。降。亦。不。下。錢。左。司。劉。  
隨。州。七。言。歌。行。少。陵。之。意。爲。多。五。言。古。風。灑。平。  
晉。宋。以。上。屹。然。稱。長。城。矣。憲。石。命。余。序。余。曰。詩。  
目。宋。元。迨。明。初。而。不。振。實。甚。李。獻。吉。何。仲。默。崛。  
起。還。之。古。自。後。七。子。互。爲。鼓。吹。而。滄。溟。亦。識。子。  
子。海。內。大。將。之。壇。仲。默。吾。中。州。人。獻。吉。雖。系。籍。  
慶。陽。實。生。長。大。梁。亦。吾。中。州。人。滄。溟。山。左。則。意。  
石。同。里。今。競。爲。新。聲。者。枯。澹。浮。艷。之。習。中。於。人。  
心。非。以。氣。格。矯。矯。不。能。返。之。正。而。歸。於。風。雅。覺。  
斯。先。生。大。昌。明。此。指。其。爲。空。同。有。餘。余。固。不。敢。  
望。信。陽。憲。石。集。出。其。於。歷。下。何。多。讓。焉。乃。余。猶。  
惜。不。能。重。聚。十。六。人。者。共。相。傳。誦。若。金。華。步。趨。  
時。而。亦。惜。我。輩。生。平。期。許。僅。僅。務。餘。自。見。一。斑。  
如。斯。也。

喬文衣曰源流縷析筆端自有化工

周子俶曰先生詩宗盛唐文法八家其舍詞



章而論氣格。則探河源。摘驪珠。它人不能道也。

重修臥龍崗序

戴明說道默

漢忠武侯諸葛先生耕宛。先生嘗自言之城西隅山紆迴。檜杉銅青。昭烈顧之地。以臥龍崗名。志舊也。先生承魚水之盛。翊正統。敵漢所儼。椿柱先後主之間。盡瘁於君子小人之際。王業肇興。身以繼之。忠之至也。岡後廬閣。歲此無葺。甲午夏。余先移建夫子廟。萬繩秩秩。爰瞻先生故廬。謀補舊。矚君子曰。飭宮墻。奕煥俎豆。崇道也。復先賢里。輔翼撓折。大教忠也。崇道而大教忠。

蹶趨而犇事猶懼不既其敢後焉緣刮俸荷畚  
鍾偏厥始願宛人成厥終宛兵車侵軼十餘年  
山童地濯崗獨鬱葱聳峙佳氣蟾蜿漢之遺侯  
之靈也祇肅適成靈疇昔之頽漈以鳩其功侯  
其將穀汝

田髯淵曰文體典穆是得左國之深者先生  
道高而多謙德以卧龍之畧而深以猶龍之  
學者也獨以文章重耶

燕市酒人篇敘

張縉彥

坦公

酒人非燕人也游燕不嗜酒而常有酒意故號  
曰酒人酒人過燕市求所為屠狗擊筑者不得  
也乃居蕭寺陰長松佑雪釀呼鳴自勞龔奉常  
先生延之因家焉唱答應響成詩數百首詩成  
酒人且去出其詩名曰酒人篇張子曰酒人何  
許人哉其下帷讀書雅工制舉義間為秦漢古  
文善唐人諸體舊矣實不知其曠遠遐邇又逃  
之酒也酒人何許人哉昔陶淵明劉伯倫輩獨

以酒德傲當時。而傳後世。酒之遇。亦有幸不幸。耶。雖然。使淵明伯倫。卽不酒。亦當不失爲淵明。伯倫。吾亦人。其人已耳。酒人爲人。侷黨。墜落。遭困塞。迫窮愁。然遇朱門高榭。肆几筵。食前方丈。執爵舞觴。長跪上壽。或富商大賈。引袂遮留。胡姬當壚。躡屣鼓瑟。唱籌叫飲。此人所侈爲行。酒高會者。酒人輒去。而不顧。乃獨與二三墨士。傾木瓢。杼紙尾。倒杜陵之滿眼。酣太白之大斗。以淳于髡日暮酒闌。合尊促坐之趣。盡泄之。

詩吾故知酒人之取于世。盡不儉也。酒人行矣。余將祖道國門外。酌酒曰。子過邯鄲。當求所爲。博徒賣漿者。與游。若至梁。問夷門。故處。或有如侯生。隱抱關者。曰。是亦可醜。竿相對矣。酒人姓鄧氏。號孝威。秦州人。

吳梅村曰。曲折連蜷。情隱文肆。在昌黎柳州間。樂天醉吟直培塿也。

韻史序

孫昌齡

一如

韻史趙忠毅公戊戌代絕筆也。孔子當亂賊之世，作春秋。公當亂賊之世，作韻史。春秋雖多微辭，猶因魯史舊文，記二百四十年事，皆當世事也。韻史因二十一史，括幾千年事，韻之則舍今而占辭，不啻微矣。蓋古之亂賊，猶容公論，故筆削乎今。今之亂賊，直禍公論，故詮次乎古。若曰：今事古無不有，知古則知今耳。其韻之者，何詩亡春秋，作春秋者，所以繼詩也。春秋亡，韻史作韻。

史者所以返詩也。春秋之法嚴嚴可以懼。詩之中微微可以興。劇不及興則懼之穢不可懼。則又以興天下之人。且史而韻之。卽孺婦可以諷咏。夫使天下之孺婦皆興而知義。則亂賊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而治亂賊之法愈寬而愈嚴。此公作韻史意也。嗚呼。公戍代時。呼吸人鬼。猶治亂賊死而後已。其斯爲忠毅乎。公絕筆遺命。余序。余何足污簡端。聊發公治亂賊之意。以告讀者云爾。

魏石生日先生之文自闢手眼世無此筆雜之集中勢如獨鶴

楊猶龍曰忠毅以絕世之人知其將老死于戍取史而歌之詠之心事蓋難言矣先生以數筆寫出如詩柄

喬文衣曰讀此文然後知用字法

汝宛課士錄序

戴明說道默

余昔掌樞垣披職方氏圖載豫邊際曰宛與汝  
 張角亢氏次象於天脊嵩絡河襟帶淮楚襄江  
 溯抱而南意其中有瑰璋不羈之才焉然未能  
 睹也嗣余罪謫後主爵者曰某重臣且迂以戇  
 是不宜汨溺之吳越羶薌之地委身蕪礫刮磨  
 于成唯宛汝是命余乃得以單車從事塗茅驕  
 挺不畏鉏耨赭瓮黑構斑駁城郭帶怒燹聲入  
 境則一二孑遺鶉結鳩儂環若積疴之失哺者

雖。睨。眴。星。河。江。山。猶。昨。何。彼。人。士。之。異。乎。昔。所。聞。也。進。野。老。問。狀。得。悉。余。曰。識。之。矣。天。地。治。亂。之。數。其。循。如。環。而。人。才。隨。之。憶。昔。汴。流。崩。瀆。豫。民。其。魚。乎。然。河。北。猶。在。職。方。版。圖。內。也。南。陽。異。是。車。書。未。終。豕。蛇。割。據。剗。旄。倪。毆。少。壯。於。兵。踵。蹄。交。路。枕。藉。鋒。燬。其。失。太。平。也。在。諸。郡。先。夫。豫。爲。天。下。腹。心。天。欲。又。平。理。勢。當。自。宛。汝。始。則。沐。浴。類。髦。以。文。章。日。月。之。光。洗。甲。兵。氣。亦。當。於。今。日。之。宛。汝。始。余。雖。迂。戇。其。何。敢。不。翼。之。大。道。而。

遠。士。民。於。治。也。今。天。下。敢。曰。乏。才。一。二。郡。能。盡。瑰。瑋。之。才。而。郡。理。天。下。能。各。擷。其。才。以。進。之。朝。廷。而。天。下。亦。理。况。宛。汝。爲。星。嶽。江。河。之。大。之。深。之。鬱。洄。者。乎。爰。揖。諸。士。以。館。以。餼。課。錄。于。是。乎。成。或。曰。昌。黎。有。言。謹。偷。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公。之。踴。躍。然。與。諸。士。咏。嘯。也。其。猶。長。沙。太。息。之。意。與。或。曰。公。有。公。志。不。如。是。癸。巳。七。月。朔。日。序。

田髯淵曰先生于古人之作無所不合然擬

燕臺文選  
議在手。變化在心。不似今人。倣古作優孟衣冠也。如此。竟是昌黎。然何嘗于聲貌間求工者耶。

王近微春署詩序

魏裔介

石生

往于初釋褐時。望見近微顏色。卽嘆以爲非常人。旣而聞其令恩。劾縣盜賊。蝟起。獨不敢入恩境。竊以爲近微生長邊方。胆畧英偉。兼精練吏事。區區邑宰。自無難耳。連歲在京師。乃益得悉近微之爲人。且得讀近微之詩。近微之人。不可以詩窺。於詩亦見其一斑。大約蒼渾高涼。極似空同。而幽深靜宥之氣。又從養氣悟後得之。卓然大家也。當今爲詩者。如燕趙江左中州山左



右各有數大家。以近微之詩。廁其間。不特雁行。且幾幾有問鼎之勢矣。近微真雄于詩哉。吾常閱明史。訪故老。所聞王威寧。王靖遠。皆資兼文武。立大功。名于世。而威寧之詩。又蕭洒不羣。自成一家言。近微桑梓密邇。其聞風而起者耶。才無所不宜。而又負兼人之勇。胸中數萬甲兵。他日出而膺國家大事。建監偉伐。威寧靖遠。真其儔也。詎獨以詩傳。

喬文衣曰。如短兵促鬪。轉轉着人。無一懈處。

梅花詩序

陳

曠

公

壬辰冬。頻雨雪。予與去矜詹子。兀坐家冷齋。俯仰古今。探造化消息。無物不在嚴氣中。其能亭出獨秀。不受造化拘無幾矣。因掀髯浮白。向窗外。瘦影而語之曰。若非不受造化拘耶。若獨秀耶。歌嘆數四。微月之下。恍惚如有客。至兼聞其聲。向予曰。物之畏嚴氣也。其性不甘冷也。被之以霜。威之以雪。薦之以冰。其冷彌至。則其性彌失。吾守吾性耳。固不知其為冷也。予以冷辭佐。

之。或有當與。予曰唯唯。憶予津土南山之北。築蝶園。奉若數十種。百年以來。餘蒼枝老。壬午寇至。被伐爲薪。與若別十二年矣。曩游泡河西房園。會若竒怪蕭疎。詢係宋時所植。飽風雨四百。年而今不可復覩矣。夫京師素稱竒樹。有七。若不與。可謂高隱而卒。難再見。殆冷益求其冷。與庚寅買棹。尋若於西溪。西溪爲詹子高隱處。時屬花朝。紅白數里。競相奪目。予怪其非臘也。猶喜地僻山幽。尚帶殘雪數點。終非若比。謂漸與

卉近耳。中懷寂寂。正苦無處放歌。忽向冷齋。一枝斜橫。不啻會若於泡河。見予蝶園百年舊觀。故歌嘆數四。無能已。行將治半畝。以與若共。若既并其名。而辭焉。物之所畏。若之所樂。冷矣。冷而題之曰艷微月旦。且其誰受焉。

吳梅村曰。微風初動。清香襲人。或曰淡如菊。馨如蘭。終不若庾嶺一枝。凝寒帶雪。足以喻其芳潔也。

讀尹河南文集序

金之俊

豈

余嘗讀歐陽氏誌尹河南先生之墓曰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又自疏云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若是乎文之貴簡而能為簡者匪易言哉一日從北海孫公所得河南先生文集抄本受而卒業焉其文朴直緊嚴果有當于簡即碑銘書疏或詳至數千百言之多皆精于理核于事而無

靡詞無溢氣。雖詳而仍不害其爲簡也。原春秋之所以能簡者。孔子上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天子列國君臣行事本末。與夫內外盛衰治亂得失之故。靡不條貫洞達。故權衡審是非。明一字褒貶。義無不該。然則非大哉博學之孔子。不能爲春秋之簡。非博聞強記。通知今古之師魯。亦不能爲師魯之簡。非博極羣書。集古千卷。藏書萬卷之歐陽氏。亦不能爲歐陽氏之簡。而能以簡而有法一句。遂盡師魯之爲文也。此簡

之所以有足貴而能爲簡者之匪易言歟。攻之韓忠獻云。天聖初。公獨與穆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范文正亦云。師魯深于春秋。辭約而理精。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尤延之亦云。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則又非獨歐陽氏之說也。由是言之。文之學爲古者。必能爲簡而能爲簡者。方可以語古。嗚呼。今天下之爲文而有志學古者。其亦可以知所尚也。已。

吳梅村曰坡公謂人作文須是筆頭挽得數萬斤起。若先生足以當之。魏石生日辭達而已矣。惟不能達故不能簡。讀先生此文不必又讀尹文。

註釋李長吉詩序

戴明說道默

長吉爲唐皇諸孫負不世才與王參元楊敬之崔璩崔植游其詩也。瑰瑋倍聲。殆騷之續也。長吉生中唐時。鍾呂崢嶸。明堂擊伐。胡爲乎瑰瑋。倍聲之爲。蓋意詩道波靡。世多襲風雅衣冠。自文其俚語。方言之陋。故寧難勿易。寧爲人士之不敢言。與不能言。而不忍爲夫世之敢且能者。瘦眉長爪。泣鬼號神。其得已耶。使其年配才。造乎道之所成。豈止是朗華徐子愾然詩之波靡。

也。其喻古也深。愛惜古人也摯。因長吉舊集訂而釋之。問序至。容詢余曰。長吉白玉樓事何居。余曰。未之敢前信也。長吉不世才。韓吏部勇之以風檣陣馬。古之以瓦棺篆鼎。虛幻之以鯨鰲鬼神。不可測。乃破錦囊心血。止動太夫人憫惜。行年二十七。位不過奉禮太常。世不理口。方爭毀螯焉。緋衣之召。亦曰才之瑰瑋者。世罔或知。知我者。其帝乎。夫子曰。山川其舍諸。長吉果爲玉樓記。是上帝真日讀霹靂文。而仲弓氏曾是

同黃琮蒼壁。共陳岳瀆也。雖然。長吉卽厄於時。而其爲人之不能言。不敢言。瞑眩俗痼。炳鱗來茲者。固在也。夫誰得奪之。秋凜兵深。雨長月白。朗吟高天。孤臣峙影。余將梅曲斗酒。携朗革釋招長吉魂於襄江上。癸巳重九日序。

田髯淵曰。長吉異才。世遂疑白玉樓事爲真也。先生以理斷之。使長吉吐氣。文之堅古典重。如觀古鼎彝。非秦漢後物。



勞○之○矣○若○今○之○特○典○殊○恩○綦○隆○且○重○而○又○非○  
歲○歲○舉○行○似○資○格○年○勞○之○說○也○亦○眎○其○文○而○已○  
矣○且○眎○其○文○之○符○乎○行○而○已○矣○按○王○制○命○鄉○論○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則○今○之○既○貢○于○廷○復○命○之○卒○業○  
成○均○者○是○也○漢○太○初○元○狩○聞○有○詔○召○吏○人○習○先○  
聖○之○術○明○當○世○之○務○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今○  
之○郡○州○縣○得○各○以○一○人○塞○詔○而○試○之○經○書○及○  
論○策○者○是○也○又○按○蕭○望○之○傳○對○策○者○顯○問○以○政

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則○今○之○甲○者○其○  
名○有○差○次○稍○乙○者○置○之○副○其○乙○者○則○竟○棄○弗○錄○  
者○是○也○茲○役○也○其○見○重○於○今○而○有○合○於○古○也○蓋○  
如○此○况○天○子○既○採○省○議○凡○視○學○臣○必○由○上○  
命○者○始○得○奉○行○厥○典○余○以○是○深○恐○不○得○當○也○則○  
邊○邊○然○懼○且○余○謬○叨○上○第○陪○論○虎○觀○常○有○事○於○  
斯○文○今○復○使○之○視○學○中○州○中○州○天○下○文○獻○之○奧○  
區○也○迺○聚○一○省○之○士○聚○一○省○士○之○尤○者○而○首○事○  
較○閱○焉○則○益○邊○邊○然○懼○懼○其○文○之○剽○竊○誦○說○也○



其人必依附故取之乎。理欲其醇也。懼其文之華艷。襲績也。則其人必輕浮。故取之乎。氣欲其潔也。又懼其文之膚立而不澤。貌誕而無稽也。則其人必平鈍。必恣肆。故取之乎。體裁能恢達。而機法相駕。御也。蓋常覃極心思。追逐手目。凡歷五晝夜。而事始竣。昔者秦之逢氏。得疾而迷。用視白以爲黑。響香以爲朽。將訪魯人而已之。老氏曰。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莫有覺者。彼亦迷之郵也。焉能解人之迷哉。今諸士糜然。至於

吾前其黑白。香朽抑不少矣。使吾而爲郵也。將登其迷者。舍其覺者。焉能知其文。且因而知其人哉。今試之牘具在。諸士其免于迷乎。是亦余之免于迷也。庶幾得其文。以得其人。則亦可上不負。特恩下不負此心矣。雖然。余願諸士之有進焉。漢重賢良文學之選。唐宋特設科推恩之制。而董仲舒。公孫弘。張東之。富弼之徒。皆出于其中。今諸士行。賜對廷陞。其上者由以取科第。充顧問。其次者亦得以膺民社。備循良忠

於而君愛於而百姓。寧僅以文而已乎。倘使天下後日之人相與嘉嘆而稱道之。曰其人如是。故其文如是也。則余亦與有榮焉。茲役也不更善。夫始余之自京師而來中州也。望嵩岳之帆。嶽。顧黃河之奔放。慨然想見古之至人與大文。已而駐於汴也。卽今諸士之所持論。察其經營與措注。幾幾乎高且深焉。斯足以助余之流覽。移余之性情。嗟然又以爲觀止矣。夫河南天下之中。諸士之試於汴也。庶得其中聲乎。其可以鞞鐸天下也乎。然汴之城闕宮室。河潰而埋沒之者久矣。其得試于此土也。自茲役始也。則汴之興復。繫河南之興復。其藉以當天子之意者。又將在是矣。故并書之。

田鬣淵曰。嵩山之高。漳水之深。文之包舉。無所不有。先生于維中。稱知人能得士。讀斯作。可以信也。

徵音詩集序

丁耀亢

野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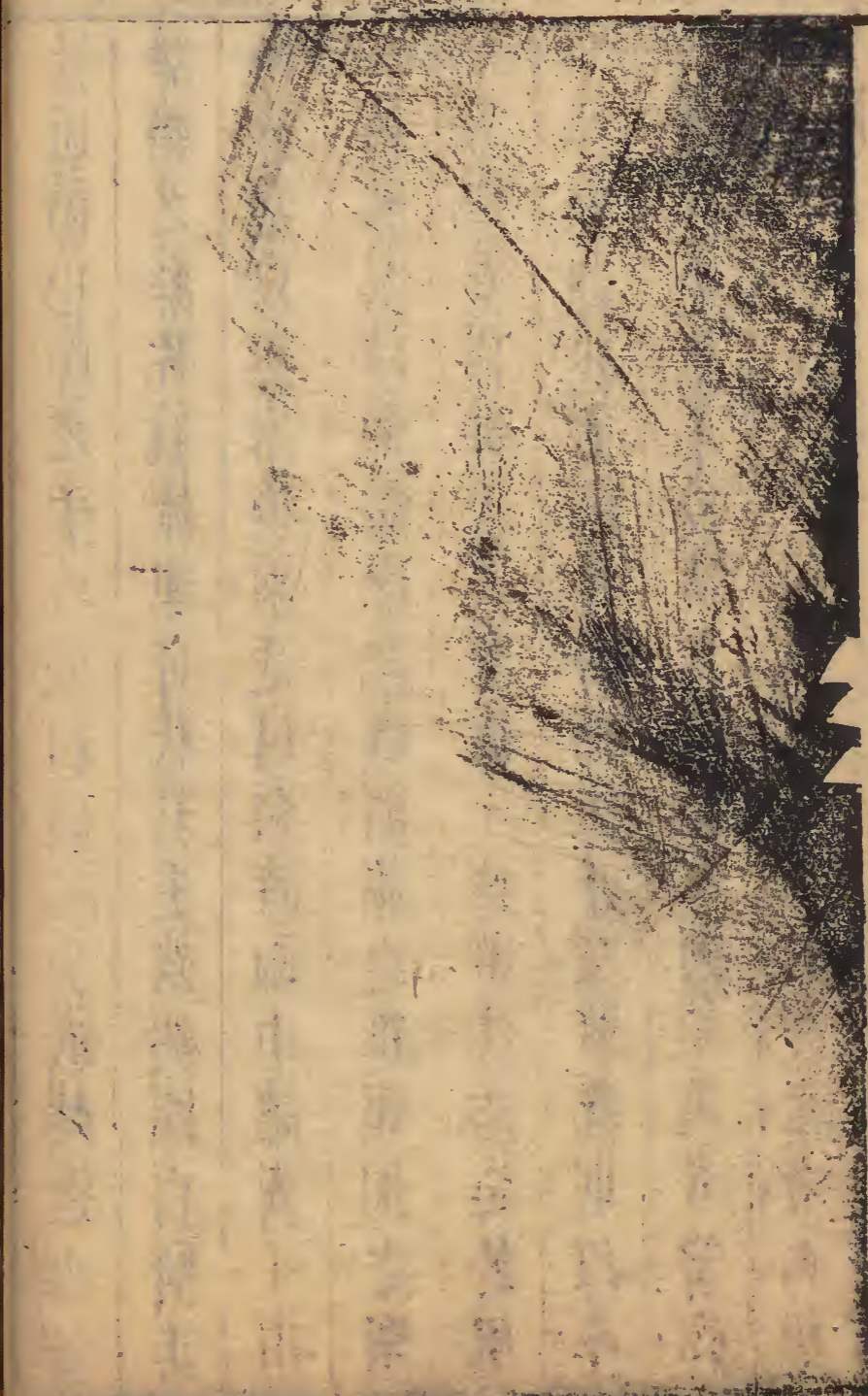
間嘗感南山而屢歎。憫楊惲擊缶之歌。撫中原而興思。傷溫嶠絕裾之志。白馬朝周。微子不亡。而嗟彼黍。黃冠返里。文信有待。以賦零丁。蓋彼爲其易。殉匹夫之名。我圖其難。抱百艱之節。乃若楚社將墟。空滄包胥之淚。潼關已破。始召光弼之師。砥柱傾而鰲背枯。滄溟溢而精衛竭。嗟何及矣。亦已焉哉。是以觀史而嘆江河。撫時而傷日月。國家之將亡已亡。豪傑之可生可死。或

成義而不能成仁。或執經而不能達變。大小之間。介不容髮。古人其難言之。甲申後。龍出東垣。百曜從光。馬渡渾同。九州合派。先生法竇融之義。全師還朝。誦班彪之賦。尊王知命。種瓜闕下。散髮都門。此其心亦孔悲矣。予小子亢泛滄海。指三花之渚。問崆峒迷七聖之津。無孟博之轅車。有張融之陸舫。仰須我友。寔邇哲人。殆自戊子。以及癸巳。得請間無倦矣。居不隔坊。行不違踵。呼短牆而過酒。倚長鋏以連吟。入口知名。稽

子識尚書之履。六年比屋。元直登德公之牀。以茲花之晨。月之夕。時或敲門。風於斯。雨于斯。借而命駕。酒後耳熱。咏美人西方之章。興盡悲來。唱大江東去之曲。執綏而下夷門。既忘乎賤。掃轅而收魏勃。復取其狂。遂以上尊。飲茲下土。先生或刻竹題詩。則此倡而彼和。小子亦載酒問字。得分韻而同箋。花月假以編年。時日因而成帙。灑碧血於文言。遂蒼涼而蕭瑟。託班痕于錦字。亦朴落以高深。豈惟追陶謝之元音。超曹劉

之遐躡哉。然而杜陵秋興。緬懷昆明。漢水之功。元白長篇。多賦繡嶺連昌之感。因詩寓史。借物題騷。志有蘊懷。言多托興。乃嵩洛鉅公。與夫渠丘太宰。納細流於薄海。收燕石於它山。使其執管窺天。因筵試燧。本爲玄鳥之附鳳。詎可黃耳以續貂。再幸者先生得假南州之榻。更主齊盟。仍開北海之尊。似遊梁苑。趵泉湧而青雲颺起。鵲華峙而白雪重新。水通王屋。汛流達于濟源。山接太行。拱勢翔乎泰岳。是知情由緣契。文以性通。讀出師之表。成敗利鈍。不失武侯之忠。誦離騷之辭。忱慨流連。可代秦庭之哭。非曰阿其所好。寔以公諸後來。是用宋章聊申游贊。

田髯淵曰。野鶴襟期曠朗。曾與蕭寺定交。高潭驚坐。目無古人。聲律一道。尤得少陵老境。今春許我文稿見寄。郵筒遲遲。不能更待。此坦公先生手授。拈之以備一體。



戴代予詩序

張錫懌 越九

達者王化大行採風之使日下故列國之賢士大夫以至勞人思婦皆得為詩而上諸天子謂之風其見諸朝祭燕享者則謂之雅頌周之樂章大約皆周公所定自餘王國卿士志近於風而作於西京者則又附之大小變雅然則以今論之身為外吏者當作風而身列禁近者當作雅頌也戴子代予固將與予同為外吏者也初為選人戴子出所為詩示予幾三寸許大約取

材元白之間。而恣意於公安竟陵。其成也百首立就。書不假思。夫戴子楚名士也。楚無國風。屈宋唐景之流。相與爲楚詞。後人進騷爲經。尊之也。而漢之郊廟樂府。饒歌瑟調。以至蒲梢芝房。諸曲。皆司馬相如枚乘虞丘諸詞人所製。時方專嚮楚聲。卽其格天饗祖。皆楚聲也。今戴子服其先疇。仰其流風。其詩又皆作於研精味道之時。非爲吏時所作。雖進之雅頌樂府。固無不可。而風云乎哉。雖然。戴子且縮墨綬乘單車。撫壯縣矣。案牘之勞。頭會箕歛之苦。功令束之於前。考課驅之於後。雖欲吮毫舒紙。放意作詩。不可得也。然戴子之才敏。敏則事辦。戴子之志果。果則業精。行見鳴琴之暇。寫其山川風物國俗之豐儉。民志之勞逸。政治之沿革。而持斧之使。亦且採之以上。當守註上考報。可則戴子前此之詩。在可雅可頌可風之間。而後此則專爲風也。是皆有關於吏道者也。故爲之序。

田髯淵曰。越九淵雅和易。吾鄙推服。文亦亭。

亭秀出言詩更有源本

漢魏百名家題詞總序

何亮功

次德

往者典籍殘落。博士家目無完書。妄謂人有專  
集。斷自楊駱。有唐以前。其傳蓋寡。間有長沙江  
都。訖參軍開府數家。每爲庸師末學。誤割毛革。  
靡所標準。一二好古之士。有志采伐。復以爭抄  
競翫。弗便也。西銘悱然憂之。覃思群策。而集自  
漢迄隋。凡百有家。彼曹氏石倉。張融玉海。無所  
光於前。無所惠於後。徒自觀覽。以秘匿云爾。今  
西銘集既成。迺作引首之詞。詞亡多而每人本



未悉具神明煥然竊觀皇古之初貴耳賤目竹  
簡易滅英華未著楚騷既興屈宋二大夫別集  
之權輿也唐景之徒起而和者未變指歸厥後  
文士蠡涌一人之身亡慮備數家其最異者七  
自枚始連珠自揚始蓋前之勢在於不兼後之  
執在於能兼也體製雖殊其間從文從質春華  
秋實較若肌膚之弗易是非作之難而讀之難  
也非讀之難而讀而論之難也曩時文人相輕  
喜訾毀而不樂推助習以成風以爲交媾則已

屈而不信互攻則此益尊而彼益下凡昔人所  
爲皆供奴隸當一切棄去不視斯岸然借以爲  
名高者也懷古者則起而非之然雖知愛其文  
傳其書而不以其人之行參之則終始未究神  
氣已寢神氣寢而文詞因以不章故阮逸之纂  
集與季緒之詆訶也其弊壹等今西銘論文本  
於忠厚論行歸於節孝凡興亡禪代之際無不  
流連致意焉如魏武述志一令則以爲作賊之  
本蕭公安擬南巢直以爲同符曹馬至謂諸葛

丞相得周孔之教。陶徵士易地能爲顏魯公。皆此志也。於乎季長作忠經。安仁賦閑居。言非心聲。重爲譏笑。名節一隳。修詞何贖。苟有心者。覽西銘所懷。可以當歌泣矣。此所謂有惠於後者也。魏收之文。得之者沉諸雒。長吉之文。其怨者謀聚而焚之。謂二子之仇也。則可謂非二子之知者不可。然則但行其文而未得其意者。不如昇諸水與火也。若西銘所論諸集。抑揚獻酬。情文並深。如季札之論六代樂。其言曲而中也。又

如曹將軍之畫古人。英姿毛髮無不竦動也。語曰。諸家騰躍。皆歸園內。百爾君子。若咸受陶冶焉。其亦有樂乎此也。此所謂有光於前者也。顧諸集流傳。浸漶已久。所望於後人。豈不甚勤。乃閱千餘年間。而始得西銘。起而復故物。成巨觀。不其艱哉。不其艱哉。西銘出先文端公門。與余稱世講。顧命哀而序之。余雖鄙倍。將藉是不朽矣。

田髯淵曰。洋洋纒纒。有源有委。議復風發。泉

湧舌本甚疆。西銘先生。綜緝百家。嘉惠後學。此序真能暢發宗旨。

賦役全書序

戴王綸

經碧

今皇帝龍飛華甸。十有二年。九州之貢既均。四海之琛永集。聖慮淵微。猶恐有民隱未周者。爰咨計臣。允釐方策。取賦役全書更定之。天語屢飭。羣工匪懈。互有商裁。凡閱數歲。歷數人。其書始成。臣備員史館。得而詳覽焉。迺知聖人之意。爲子孫萬世之計者。至深且遠也。誠以國家太平初建。制度畢張。如所謂鹽漕錢幣。屯田水利諸事。皆次第有成。畫矣。而其可出入

之鍵。筦利弊之樞者。惟賦與役。蓋自任土作貢。率作興事。而賦役之名以始。其在三代以上。法莫先于黃帝。制莫備于成周。要之天子無自私之意。故四海之大。析之直與百步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與一家之長。相比其用。諸民者民皆得而見之。無有隱也。無有慝也。自秦壞井田。開阡陌。盡民之方而用之。而後田與民之數。君不可得而知。君不可得而知。則君之所以用于民者。民亦不可得而測矣。是以三代而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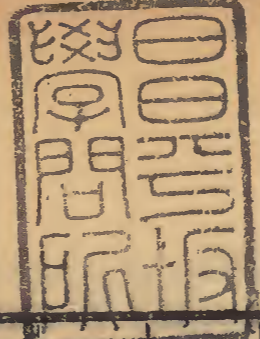
與代更。其言賦者。漢有什伍取一之制。唐則有租有調。有楊炎兩稅之制。宋賦凡三變。而其後有青苗之制。至明初。取楊炎兩稅之意。增損之。夏有稅。秋有糧。而賦之制定。言役者。漢則用商鞅之法。月爲更。而後改一歲屯戍。一歲力征之制。唐于租調之外。有庸錢之制。而楊炎變之。宋有免役助役雇役等制。至明初。取炎兩稅而參以宋人僱役之意。有里甲。有均徭。有雜泛。而役之制亦定。我國家殷鑒前代。畧昉于明。可謂揆

厥大守矣。約畧論之。有以田爲經。而人爲緯者。所重在田也。則今之圖是也。有以人爲經。而田爲緯者。所重在戶也。則今之冊是也。圖冊一定。則其可轉移者。時其登降之數。役不膠于一定。而消息之變均。其不可轉移者。握其常定之券。田不紛于多少。而隱漏之弊絕。此全書之設。上關宸慮。下厘良謨者。非淺鮮也。今日者。聖天子軫災潦于堯湯。勤饑溺于禹稷。將欲布昭寬大。咸與休息。有全書在。而豐瘠榮瘁之區。可

寓目而得也。太宗景福之庫。不必設矣。司農紆仰屋之先憂。啓筭鞭之實計。將欲絜矩源流。助揚嘉美。有全書在。而盈歉盛衰之故。可指掌而陳也。元和會計之簿。不必奏矣。良有司懷飲水之雅操。鑒馭馬之危機。將欲剔蠹釐奸。循良報績。有全書在。而緩急生耗之數。可按圖而悉也。尹鐸繭絲之說。可無庸矣。管子曰。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陸贄曰。地方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

節則常足。皆有見于此也。聖子神孫法而守之。杜若不取于芳洲。翠羽無徵于絕域。瓊林不建于內庭。進奉不求于外府。諸大臣百職。又能以大法。小廉者。仰佐治平之理。則此書具在。是卽萬世之金鑑矣。而臣又何能爲管蠡哉。

田髯淵曰。源流利弊。洞看觀火。經碧以石渠。鴻才而言度支事。又復詳明。乃爾知平日留心經濟者。久當此司農仰屋時。何不前賈生一席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ghosting.]

